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帝齋集卷之七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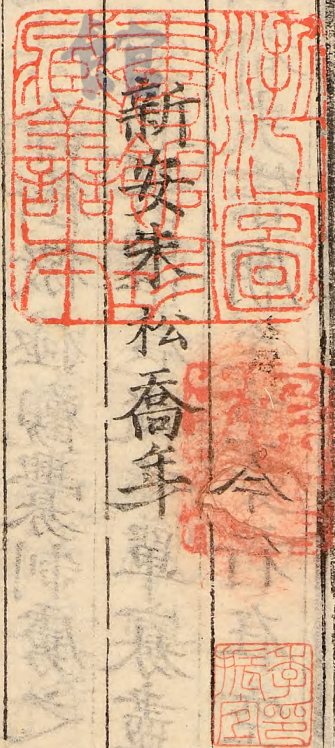


常齋集卷之七

奏議

上皇帝疏一首

臣愚不肖蒙恩備數館閣退無職事可以効區區思慮之勞進不得預於外廷論議之末退循尸素俯仰跼蹐竊聞神宗皇帝嘗語直史館蘇軾凡在館閣皆當為國家深思天下所以安危治亂之故竊惟熙寧之初朝廷清明海內無事而神祖憂勤戒懼深詔承學之臣垂精延訪總攬群策孜孜如此伏况



新安朱松喬年



陸下踐艱難之運讐敵僭竊之患日至於邊鄙臣於  
此時待罪中秘書不自薄陋效其涓埃亦臣所以事  
陛下惓惓之義不能自已幸陛下裁赦日者邊臣失  
律偏裨劫其士卒以畔此誠邊鄙之大釁讐敵僭竊  
之人日夜禱祠以求而不可得者弓勁馬肥必且帥  
我蠱賊以來蕩搖我邊疆理勢之必然不待智者而  
後知也為國計者方當上下相與罄竭思慮厚集兵  
力彌縫其闕度幾可以過其奔衝徼極觀釁制虜之  
命今乃竊聞執事之臣私憂過計懼扈從之單寡盡  
攝盱眙合肥之戍聚之國都夫宗廟至重今行在空

虛誰何之備有所不備誠執事者所宜深憂而亟圖

虛誰何之衛有所不備誠執事者所宜深憂而亟圖之臣輒論撤戍之不可者三而卒効其愚以獻惟陛下裁擇其中自古國於東南者必西據襄沔東倚淮泗以為扞蔽吳魏之際孫權屢悉其國兵身自將之以攻魏之新城後世或以謂權雖國於東南未嘗一日忘求逞於中原臣有以知其不然者曹操於此時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權豈不知操之未可與爭鋒而吞噬之意哆然而不少衰者蓋我有淮肥之障然後東南可以安居而無事是以陳氏南唐之末世淮壩盡失而後國隨之昔人必爭之地今皆

幸為我有若繕城隍聚禾粟選將總兵以戍之雖敵人悉其腥羶自送以來亦不能取而無故捐之以資寇他日雖欲復取其可得乎此不可之一也兩軍相持尺寸之地必爭故曰畫地而守之先退者敗劉項相抗於成皋漢兵時有顛沛然高祖終不肯左次而少却蓋我為敵所乘將求措足之地而不可得故官渡之役袁紹之支軍既覆狼狽北走是以曹公能不數年而取其國今兩城之戍既徹以南雖曰量留士馬然兵力輕微不足以捍敵若虜帥長驅以來量分偏師綴之城下馬馳卒奔不信宿而至江北衆心一

雖有甲士十萬尚安所施建康無城守之備四方



偏師綴之城下馬馳卒奔不信宿而至江北衆心一

搖雖有甲士十萬尚安所施建康無城守之備四方  
勤王之師未至必不坐而受圍未知車駕將安所稅  
此不可之二也淮南累年以來設置官吏使之翦除  
荆棘建立官府以招徠安集流冗之民今流民歸業  
與四方之來自占而受田者在所有之亦唯恃有王  
師屯營之衛是以肯盡力穡事而獲享其土利養生  
送死之餘亦足以供有司之賦役此上下相資公私  
同利古今不易之道也今聞朝廷歛兵自守將無所  
恃以為安若非撤屋屠牛捐棄生業南走以求生則  
少壯相率渡淮而北 陛下之有司他日雖欲喻以

恩意使復其舊其誰肯信之蜀先主曰濟大事必以  
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今歛兵自衛捐地不  
守與棄民何異臣實為陛下重惜此舉此不可之  
三也此三不可者願陛下少留聖思明詔大臣早  
思所以區處之宜天下幸甚臣謂肥泗之疆不可撤  
備者非謂京師不必宿衛也盱眙合肥各屯以精甲  
三萬亦可以固吾圉矣吳錫見守廬州又益以楊沂  
中之衆合肥兵力亦不輕矣今既召張俊扈蹕但料  
擇精壯三萬選將使守盱眙其餘使俊悉將以來建  
康外則邊鄙無釁關健牢密內則宿衛精強聲望隆

赫今冬正使虜偽相楚必可以無事何則我有二成

康外則邊鄙無釁關健牢密內則宿衛精強聲望隆  
赫今冬正使虜偽相挺必可以無事何則我有二成  
之重使犬羊之衆傾國送死以來其敢輕越吾重兵  
以深入為寇乎若其冒昧衝突前有長江之阻二成  
之兵更出抄其饑餒伺便擊之可使死馬不得返若不  
敢輕進頓兵堅城之下野無所掠餉道艱阻久將墊  
隘不能自拔吾有精甲在內而又外據長江之險觀  
敵釁而徼其利謀國之策可以萬全詩曰雖有絲麻  
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焦萃惟陛下留神裁幸  
昧死再拜

論時事劄子

臣聞人主以一身託於四方之上而百辟卿士為之  
奔走率職而無敢後者豈非恃君臣之大義有以防  
範固結於其間莊子曰天下有大戒二臣之事君義  
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  
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苟無以防範固結於其間  
則為人上者不能一日保其天下國家斯民之生死  
社稷之安危實於是乎在古先哲王旣以建德敦化  
尊尚名節以勵風俗明人倫必先求魁磊骨鯁沈正  
不回之士寘之朝廷平居無事正色立朝則姦萌逆

節銷伏於冥冥之中一朝有緩急則奮不顧身以抗

節銷伏於冥冥之中一朝有緩急則奮不顧身以抗  
大難亦足以禦危辱陵暴之侮是以神器尊嚴基祚  
強固由此道也仰惟陛下憂勞側席率勵衆志以  
圖中興其事未易以悉數若夫士溺於俗學而君臣  
之大義不明於天下學士大夫缺於忘身徇國之節  
豈非今日之患甚急而至大者歟東漢自建武永平  
之治崇獎德義知所後先一時風俗以名節相高雖  
以曹操之姦雄窺覷漢室終身有所畏忌而不敢肆  
然則忘身徇國之士又曷可少哉區區管見竊謂  
陛下宜深考建武永平所以善俗獎士之方明示

好惡於百辟卿士中博求魁磊骨鯁有沈正不回之  
操者布之内外非獨以收尊主庇民之功亦足以風  
示四方興起廉隅東漢之盛何以加此取進止

臣聞人主操慶賞刑威之柄以御天下之智力如運  
諸掌蓋所以處之者必切中於理然後有以深服其  
心是以無為而不成善乎裴度之言曰今淮西盪定  
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宣武輿疾討賊豈朝廷之  
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儻使人  
懷耿耿不滿之意以非上之所建立則雖事之至易

而無難者亦何由而成仰惟陛下總攬群策圖濟艱難于茲八年謂宜求所以深服天下者莫若垂精延訪盡臣下之謀夫大昕之朝裁決萬機侍立逡巡之間雖有嘉謀至計未必皆能罄竭以自効於上唐制天子閒見大臣輒開延英坐論從容數移晷刻仁宗皇帝慶曆中召大臣於天章閣賜坐給札使條具其所欲施行者是以人人得竭其所懷而反復議論之間足以周知情實曲中事機以至識慮之淺深亦足以察知其才智之所極是以天下之事小大畢舉而便文自營窺言無實者不得容於其間百弊悉

懷取取不滿之意以非上之所建立則雖事之至易

除天下久安由此故也竊謂今日宜修舉延英慶曆  
故事時以閒燕博延群臣必皆削去瑣細無補闊踈  
難行之言而求所以安危治亂之故卓然可施於實  
用者摠攬參訂次第施行政令之出上不厭服莫敢  
腹非而竊議雖強大驚桀不可指麾者皆將屏息退  
聽俟志趨事之不暇而無敢旅拒天下之事將無足  
為者取進止

臣聞天下之治亂非有常也方海內無事上恬下熙  
而人主無惻怛求治之意則必因循苟簡而溺入於



而人主無側怛求治之意則必因循苟簡而溺入於  
亂傾側擾攘之日君臣相與側身焦思率勵衆志勤  
勞庶慎天下亦未嘗不治臣竊觀陛下以聰明睿  
智大有為之資踐艱難之運累年於此汰斥冗瑣而  
興其俊良與圖恢復戡定之勲以大庇元元於無窮  
宜其功化宣昭讐敵歛衽顧內則不能無以生民窮  
困為憂外則不能無虞於僭竊意者陛下殆當抗  
聖志於高明而汲汲講求宗廟社稷所以經遠持久  
之計使海內又安而車攻復古之詩作不足以為難  
也臣嘗謂自昔中興之君漢光武可以為法而晉元  
帝唐肅宗可以為戒元帝東渡以羈旅為國日不暇

給而賞刑失中強臣跋扈晉室終以不振肅宗雖復  
兩都急於罷兵不遑遠慮終唐之世不能取河北盖  
皆志趣卑近苟且徼幸一時之功趣過目前而不及  
於經遠持久之謀是以功烈止於如此光武旣清大  
慙四方僭亂以次削平方講藝論道於戎馬之間選  
建德誼之士序之群臣之右非特紀綱維持足以垂  
裕來世風俗之美庶幾三代之盛臣不勝區區願効  
涓埃之誠竊謂陛下聖志先定而垂精詢訪以輔  
睿聖日躋之學申明紀律以張皇國威敦獎節義以  
厚美風俗以民心為基本則務安靜而勿搖以忠良

為復心則吏濁節而勿貳臣有以知讐敵借竊之不

厚美風俗以民心為基本則務安靜而勿搖以忠良  
為腹心則使竭節而勿貳臣有以知讐敵借竊之不  
足以為憂而保宗廟社稷無疆之休以追配漢建武  
中興之盛將必由此臣忘其踈賤冒進狂瞽惟  
陛下裁赦而擇其中取進止

四

臣聞善謀天下者必先立天下之大勢大勢既定雖  
疆場之虞一日百變而不足以為憂苟惟不然雖廢  
政毛舉萬目畢張而無補於得失之數漢有南北軍  
及期門羽林諸校之兵悉聚京師而騎士材官散處  
郡國緩急出羽檄以召之所以處天下輕重之勢其

審如此竊觀今日王師之在行在者東憑淮泗中控  
襄沔西保隴蜀屯列要害聲援相及 陛下六飛憑  
江指授諸將天威所加士氣百倍天下形勢之所在  
既畧定矣臣聞周廬缺屯衛之師則扈從單寡非所  
以嚴宗廟帥府之士馬之饒則聲勢微弱不足以衛  
王室竊謂 陛下宜少垂聖思明詔大臣倣西漢之  
微意按顯德之故事蒐東四方材力健武之士以補  
宿衛之缺爪牙設張而宗廟尊嚴亦足以潛銷四方  
之變遴選智畧威望之臣以帥諸路使之蒐閱文武  
汰簡將士進可以扞蔽京師敵王所慄退可以生制

夫號譁之亂然則宗社之安雖太山而四維之不

匹夫號譁之亂然則宗社之安雖太山而四維之不  
足以為喻惟 陛下留神赦其狂瞽取進止

五

臣竊惟 陛下纂御于茲累年側身修行如周宣王  
推誠御物如漢光武斯民脫塗炭鋒鏑之患日夜企  
竦以望休息四方賢材馳騫而起孰不願効尺寸之  
長以助 陛下大有為於今日者雖朝廷規為之志  
未始少衰然事無大小每病於不立而不能悉如聖  
志之所欲 陛下欲攘夷狄則逆胡驚桀盜據都邑  
而未有撤警之安欲銷盜賊則江嶺之寇鈔暴累歲

而未有殄滅之期欲足國用則餽餼日滋入不支出  
而未有善後之策欲寬民力則耕桑之民終歲勤動  
而未有蓋藏之積陛下憂勤恭儉無一日之懈而  
中興之烈未有卓然可見者臣雖孤賤常不勝憂憤  
而深惟其故自昔王者承積弊之末流兼受歷世之  
猥紀綱廢壞上下猜阻宜若儻然不可以終日一旦  
赫然奮發剛斷輔以賢智收已失之權綱歸之王室  
威令既振四方萬里之遠將奔走承序之不暇尚何  
病事之不立乎唐憲宗承德順秕政之餘方鎮狃於  
姑息小不得志輒相與合從以逆京師提兵四出侵

姑息亦不得志輒相與合從以逆京師提兵四出侵  
敗王畧既用杜黃裳裴度之謀誅齊蔡翦夏蜀四方  
之諸侯歛手聽命無敢旅拒者周世宗以美偉絕人  
之資灼知累世亂亡之所繇將帥偃蹇士卒驕暴翻  
覆之變起於談笑既料簡士卒之罷惰者汰斥之選  
其精勇以補宿衛戰於上黨斬奔北之將而易以用  
命者并淮南下三關王師所向無不如志仰惟

陛下欲伸威夷狄以大庇元元於無窮則莫若以威  
令之必振為先務誠能並進忠賢摠攬權綱懲陵夷  
委靡之禍革姑息苟且之政深詔大臣凡朝廷所以  
立經陳紀品制云為必務為經遠持久之計期於安

國家利社稷合天下之正義而毋卹匹夫徇私之怨  
則雖驚桀之虜將斂衽而退聽然後天下之事惟  
陛下之所欲為周宣漢光之烈臣待罪史氏執筆以  
俟取進止

六

臣聞將以謀人之國而求有所逞於讐敵自古有天  
下國家處於離合之際其謀議之得失今可覆視者  
非一人也為待時之說者病其玩日愒歲而至於媮  
喜進取之謀者病其行險妄動而及於敗二者不能  
相通而常處其一偏是以成功不可見而偏受其弊

臣嘗為之說曰莫若自治以觀舉劾苟吾所以自治者



臣嘗為之說曰莫若自治以觀釁苟吾所以自治者未至也敵雖有可乘之釁而我不可以動我能自治矣敵無釁而妄動幸而勝則疲民以逞而根本搖不幸而敗則債軍於外而社稷危可不慎哉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孟子曰及國家閒暇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惟能日夜厲精率勵衆志是以未嘗不待時也而不至於媮范蠡曰強索者不祥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又曰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

弗及惟其審知彼已必順天道是以未嘗必進取也  
而不及於敗詩人范蠡之言通為一而無所廢謀人  
之國而其逞於讐敵其有不得志者乎臣仰惟國家  
艱難以來虜偽相挺邊不得徹警往年江上之捷日  
者偽劉之廢中原之釁可謂大矣而吾終未肯求有  
所逞豈非以行險妄動為不可以不戒而於吾所以  
自治其國家者將益求其至歟今日之勢雖未至於  
危機交急亦可謂迫矣謂宜斷自聖志思聖人愛日  
之義憂勞庶政無須史之怠凡事之故常非天下所  
以安危者悉歸之有司輔相大臣相與一心戮力經

以安危者悉歸之有司輔相大臣相與一心戮力經

營思慮明禮義正綱紀除弊政振偷俗撫循凋弊之  
民淬礪士大夫而責之以職業凡皆以求吾所以自  
治者然後謹察四方之變接隙而起安受其燼以致  
天地之殛雖有智者亦不知為敵謀矣以陛下聖  
學之高明固已灼知古今興衰得失之數臣不勝倦  
倦効其涓埃惟陛下裁赦取進止

變未七

臣竊惟陛下踐艱難之運自始初政清明以至于  
今憂勤恭儉日慎一日而兵革未息亭障多警欲信  
威四夷則戎律未舉欲寬卹民力則兵食方急欲澄

省冗官則軍賞猥多是以陛下雖有大有為之志而至於發政造事以為天下經遠持久之計者皆未遑暇間者天啓戎心畫地數千里悉歸於我雖異時之變未可以預知意者天其以禮悔禍使陛下間於憂虞而大有為之志將有所伸此萬世一時也然天下之事每以難立為患若嚮一夫獨見之言而畧衆口異同之論則政令之發其效未睹而人皆能出其私智以非上所建立是以上下未及饗其利而害先見雖欲持之以堅忍不變之心其勢有所不能竊謂謀始大銳而憚於博盡異同之見事之難立無足

怪者方漢盛時有大征伐必下公卿將軍中二千石

謂謀始大銳而憚於博蓋異同之見事之難立無足

怪者方漢盛時有大征伐必下公卿將軍中二千石  
博士議郎雜議人人得效其見聞以研究是非利害  
之極致然後天子稱制以決之是以上無愆令事無  
遺策衆志厭服而功暴當世謂宜自今 陛下將欲  
發政造事既與大臣謀謨於上又使卿士大夫罄竭  
思慮畢陳於下然後摠攬群策而裁處其中將舉天  
下之事惟 陛下之所欲為庶幾立經遠持久之計  
以幸天下取進止

八

臣竊聞多事以來獻言于朝以學校為請者不一然

吳中非定都之所又有調度不足之患天下孰不知  
陛下未始忘此顧有所未遑爾臣不勝過計私憂聞  
之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  
於上小民親於下自項國家多故士大夫處於成敗  
之間大抵皆有自恕苟生之心而關於伏節死難之  
義風節陵夷俗化衰替則國從之是以斯民尊君親  
上之意亦有所不至而其為亂也輕人倫之不明為  
禍蓋亦博矣然則設為庠序育天下之材而摩厲之  
以德義崇獎其志行之有耻者以明示好惡使父子  
君臣之倫大明於天下亦今日之所不宜後也取進

君臣之倫大明於天下亦今日之所不宜後也取進

止

九

唐設武舉而得郭子儀周世宗詔藩鎮擇取材武之士悉送京師縱有負犯不問所從來遂以兵強天下竊惟 陛下方摠攬群策率勵衆志以濟艱難而虜偽相挺師兵在行謂宜開設武舉蒐拔將材須洞曉韜鈴而可責實用長於綏御而士卒樂從出入行陳而志氣不懾者隨材賦任必有可觀又明詔州郡諸軍百姓中有武健驍捷者悉送行在所汰簡練習以補禁衛之缺四方之竒材武力悉聚京師則本彊末

弱可以消匹夫山林之變侍衛雄盛則爪牙備設國  
威自振惟 陛下留神裁幸

參堂劄子

某竊聞周顯德中唐人使劉仁瞻守壽春以世宗之  
英武窮兵力於城下僅乃克之夫以周師之強畏壽  
春之議其後莫敢越淮而南窺者誠地有所必爭也  
世宗既克壽春惡其地險非中原之利徙州於下蔡  
今國家駐蹕東南觀釁俟時以圖恢復區區管見仁  
瞻所守實為要地謂宜增濬城隍成以重兵擇將使  
守之倘壽春卓然有可恃之備則自淮以南務農積



粟蒐閱武備以為北伐之根本恢復之功指日可冀  
豈特限逆虜之深入而已哉

上宰相論淮西事

竊聞合肥之兵擁脅主帥棄城郭而野次以勢料之  
當出三策先遣聞人通耗偽豫挾其妻子席卷北去  
一也敵人猜阻入北不受徘徊山澤以待招撫二也  
曠日持久芻糧乏絕橫流四出掠奪四鄙或突據城  
邑以爭一旦之命三也竊觀自古南北之時翻城提  
兵叛入于敵國者不可勝數惟能以長計制其後故  
雖邊鄙震動而不能為根本之患以其觀之使其席

卷而北僭竊之寇能收其桀黠以來蕩搖我邊疆當  
簡拔將帥厚集兵力以待之而已將卒老幼無慮數  
萬雖徒手張拳猶可慮而况執銳而被堅乎若入北  
不受當有悔過而自新者宜遣近臣之忠信長厚通  
達大體者徃諭恩指示以寬大雖有長惡不悛不能  
自反者亦當較計利害以來歸命其尤可憂者或四  
出鈔暴突據城邑將外連姦隣以間吾釁則其為患  
也持久而未艾然諸將之名位相軋無所稟命士卒  
之心反仄未安逆順相半謂宜密諭諸帥厚其禮命  
以開其向化多設反間以潰其腹心屯據要害以制

其侵軼堅營清野以絕其資餉然則雖復陸梁旬月

其侵軼堅營清野以絕其資餉然則雖復陸梁旬月  
之間其勢終亦安能有所至不勝惓惓獻其千慮之  
一惟廟堂圖之

上趙丞相劄

某紹興四年備數館閣僕射相公初預大政聞諸道  
路相公論當世之士可以與於斯文者間及無聞之  
名氏仁人君子方其道德佐人主大有為竊自隱度  
未有可以補助下風者艱難甫尔亦懼未暇噐人於  
文字之間是以躊躇躑躅終不敢有獻於左右茲蒙  
推擇待罪東觀効其編摩以奉令承教於史氏之末

特蒙借之詞色許悉其不腆之文以備觀省方今四海之士抱尺寸之長孰不願為當世之材以自著見其名氏者顧其何人得此於門下可謂榮幸其自覘童知喜文藝年及冠去場屋未嘗一日而捨筆研也流落僻左中原賢士大夫之所不至徒景慕古人而無師友之益落筆纏纏自喜心知去道益遠未始以為是也行年二十七八聞河南二程先生之餘論皆聖賢未發之奧始捐舊習祓除其心以從事於致知誠意之學雖未能窺其藩籬然自是所為文視十年前無十之三四甲寅之秋身罹大難荼毒流離自

分必死而又盡室飢寒之憂朝不謀夕事之可以分

之前無十之二三四甲寅之秋身罹大難荼毒流離自  
分必死而又盡室飢寒之憂朝不謀夕事之可以分  
其思慮者未易以一言盡也於是視十年之前無十  
之一二蓋今箱篋之間偶免於覆瓿者皆少作可愧  
無用之詞去夏蒙 朝廷收召寄家建州之浦城乏  
賃僕之費僅能襍被以來書史不能携一字而况少  
作可愧無用之詞乎相公稍寬旬月之譴已走僕喻  
妻帑使掇拾草藁以來當繕寫以塵燕几儻矜其陷  
溺於蹇淺篆刻之日久悔而學道未有聞也而收教  
之相公樂育人才之意字於天下豪傑之士將有聞  
風而興起者矣

代人劄子

臣聞自昔阻長江之險而國於東南者皆非得已也東漢之衰曹操既以安輯兗豫日出其兵以征伐四方孫氏捨江介之岩阻將安所據依以爭利於中原也故曹操之兵號為無敵於天下蓋嘗身悉其武銳方洋淮泗之上阻濡須而不得進然吳人未始一日而自安蹈瑕履釁以爭利於新城合肥之間者殆無寧歲彼其一時君臣相與謀其國可謂審矣蓋淮泗者江左之屏蔽也吾方國於東南而外無屏蔽之足恃顧欲畫江以待敵此陳唐之所以不能國也晉建

恃顧欲畫江以待敵此陳唐之所以不能國也晉建

元以來大抵祖吳氏之餘謀其間得失之數所以安  
危存亡者亦可以鑒矣 陛下撫中興之運于茲累  
年六飛憑江指授將士方且安集江淮以張恢復之  
勢臣於此時誤被選擇奉使淮右竊惟今日立國之  
大計必有成筭非踈賤所能知然兩淮累年賊馬蹂  
躪之餘城邑單外而保障未立田萊荒蕪而流冗未  
還公私力屈而儲峙空虛冀得仰憑威靈少假歲月  
使臣得竭其區區以奉承 朝廷之命令庶幾於江  
淮屏蔽之固有補萬分之 浙取進止

常齋集卷之七

館

書

圖

江

浙

Text in the main columns, mostly faded or obscured by a watermark.





常齋集卷之八

新安朱松喬年



策

試館職策一道

書

對天下有常勢非人之所能為也自古恢復大業之  
 君雖其憑藉積累之基有厚有薄祖宗德澤之在民  
 者有淺有深然皆徒手掃地無尺寸可挾之資而卒  
 能有所立惟能因天下之勢審擇至計而固執之以  
 求合夫當世之變而皆不足以為難也是以姦人矯  
 誣竊弄神器國命移奪大統中微而不足以為難干

五之釁起於骨肉裔夷投隙蕩搖中夏而不足以為  
難五大在邊尾大中乾強藩阻兵提戈內指而不足  
以為難此漢晉有唐中興之君所以趣時合變而各  
有所立考其行事而質確其成功雖未易與創業之  
君同條而語亦各因其一時之勢如此而不可誣也  
昔之君子蓋嘗有以少康為賢於漢高帝而評創業  
中興之難者矣世徒見夫草昧之初四方之姦豪罔  
視而起必有挾智勇絕人之資者與之驅馳角逐於  
矢石干戈之間崎嶇百戰次第削平而後定于一則  
曰此創業之難也承奕世之弊先王之澤微矣粹然

非常之變發於智慮之所不及乃欲徐起而振其

曰此割業之難也承奕世之弊先王之澤微矣粹然

有非常之變發於智慮之所不及乃欲徐起而振其  
弊䟽剔荒穢支柱傾搖以求趨於安全順治之地則  
曰此中興之難也蓋嘗論之謀國有得失而成功無  
難易方經營纂集之初其勢如洪河巨川橫流於中  
原突蕩衝擊分裂四出自常人觀之雖欲拱手終日  
以求遏其勢之萬一而不可得智者因其勢而利道  
之積之於其所當止投之於其所欲趨孰不靡然以  
聽吾之所為者曾何難易之足云哉方新莽之盜漢  
也漢之遺臣屈首屏息以聽命之不暇一時英豪不  
勝其憤投袂而起舉恢復之師者曾未及有為而奔

走折北一敗塗地光武與南陽故人因下江之衆屠  
尋邑百萬之師於昆陽之下遂夷大憝不失舊物而  
漢中興方群胡之亂華也劉元海起晉陽石勒起上  
黨符姚慕容次第爭奮元帝東渡揔其雋又以為耳  
目股肱心膂內則王導周顛立經陳紀以安輯邦家  
外則賀循顧榮喻德宣譽以鎮服同異卒以襟憑江  
漢垂裕來世而晉中興天寶幽陵之變河南北淪沒  
二京不守肅宗起靈武以羽檄召勤王之師李光弼  
郭子儀以朔方之兵徇三河以收趙魏張巡許遠合  
豪傑之力嬰睢陽以蔽江淮卒以芟夷安史汛掃九

高家傑之力嬰睢陽以蔽江淮卒以變夷安史汎掃九

廟而唐中興是三君者雖功烈之崇卑不同其本末  
始終可考如此是宜明問以謂所遇之時所因之勢  
有所不同不可以一槩論也迹夫生民以來天下之  
變備矣積功累仁享國長乂莫如周而宣王號中興  
本末終始見於詩之二雅然核左氏之語則南國有  
敗績之師驗范曄之論則克戎淹歷歲之乂蓋雖未  
能純於文武之序而豈後世遭變之君所能及哉誦  
雲漢之詩其辭憂迫勤懇則有以見其側身修行惻  
然有應天感民之實百姓所以愛戴歸往而不忍忘  
也誦南征北伐之詩其詞切直而奮厲則有以見其

將卒協心卒乘輯睦此蠻荆獫狁所以莫敢不震動  
疊息而華夏乂安也誦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之章則  
有以見在人主之左右者咸懷忠良以善王心而無  
沮撓事機妨功害能之行也誦吉甫作頌穆如清風  
之章則有以見謀謨帷幄之臣莫不相與協和精白  
以圖事功而無權利相軋冒疾讒甚之行也以至民  
不安其居大夫為之還定安集劬勞于野而不怨則  
見於詩之鴻鴈君臣相與愛日待旦以樂事勸功而  
無玩歲愒日之意則見於詩之庭燎此其所以承厲  
王之烈而文武之業未墜於地赫然中興播於詠歌

其所以致之之道焯乎其不可誣蓋如此也若夫擇

王之烈而文武之業未墜於地赫然中興播於詠歌

其所以致之之道焯乎其不可誣蓋如此也若夫擇其善而懲其違察其始以要其終蓋有不純於文武之序者後之君子將酌古以施今不可以不論也是以不知以佚道使民而使爪牙之士不得養其父母而有轉予于恤之歎有如祈父之所刺不知建德以保民病其離散料于太原有如仲山甫之所譏以至怠于千畝之籍不知務農以敦本而撓敗及之然則淹日持久而功烈不終無怪乎如左氏范曄之所記歷觀古者中興之君臣將以大有為也必相與憂勤惕厲戮力一心撫事機之會日計其進而歲計其成

將欲圖是功也則必有是事事立矣而功隨之未有  
泰然無事而聽其自為者也譬如築室自始基以至  
於成譬如稼穡自始耕以至於穫理之必至不愆于  
素築室而草創則必有震風凌雨之憂耕稼而鹵莽  
則必有凶年飢歲之患如周宣王其合於先王之道  
也足以致中興其不純於文武之序也亦足以致克  
戎之不易後之承前緒而當危亂之後者可以不鑒  
哉恭惟 國家祖功宗德涵育區夏僅二百年方將  
系隆復振於夷狄侵陵之餘收遺民於鋒鏑煨燼之  
中與之竭力以圖恢復明問乃謂欲因今之勢而圖

回之何劇何易孰後孰先搜拔賢能之方設施政事



中興之竭力以圖恢復明問乃謂欲因今之勢而圖

回之何劇何易孰後孰先搜拔賢能之方設施政事  
之統必有卓至之論悉之究之以備采擇嘗謂自古  
天下國家興亡有至計而國勢之強弱兵力之盛衰  
土地之開蹙不與焉一曰順民心二曰任賢才三曰  
正綱紀非以國勢兵力土地之三者為無與於興亡  
之數蓋非興亡之所繫故也衛之孱微而季子知其  
後亡楚之敗亡而逢滑知其必復則國勢之強弱非  
所論也吳克齊師而子胥有天祿亟至之憂越棲會  
稽而范蠡決定傾與人之計則兵力盛衰非所論也  
天寶之功拓地至廣而無救潼關之敗奉天之守無

地寄足而終摧長安之寇則土地之開蹙非所論也  
然則天下國家興亡之至訖蓋有在矣孟子曰三代  
之得天下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大哉斯民  
之心乎自古興王所藉以為立國之基本而無敢輕  
犯焉者也是故思祖宗之所以得其心者而纂述其  
志鑒往事之所以失其心者而毋踐其轍以至發政  
揆事制令出法必皆求合於所謂至愚而神者是以  
可以使之蹈白刃赴湯火而不可與為亂夫誰與之  
敵所謂順民心者此也天下未嘗無賢才也失所以  
任之之道則漢唐之季舉天下之賢才而錮廢翦棄

之王室亦衰得所以任之之道則百里之國而強鄰

任之道則漢唐之季舉天下之賢才而錮廢前朝棄

之王室亦衰得所以任之之道則百里之國而強鄰  
暴國莫敢肆不義於其君是以兼聽博采而務其並  
進委任責實而要其成功然後舉天下之事唯吾之  
所欲為無不如意所謂任賢才者此也自天子至於  
庶人等級相承以建邦家蓋有綱紀以維持聯屬於  
其間是以長久而不亂若夫風憲之威振而朝廷清  
明邪枉之門塞而朋黨銷伏嚴刺舉之責使姦凶者  
不得以病民申紀律之威使驕惰者不得以冗食夫  
何患天下之不治寇讐之不滅哉所謂正綱紀者此  
也歷考前世興復之君謀國膺變之方雖不可毛舉

其要不出於此三者是以我有卓然可恃之備然後  
察其四方之變徐起而應之扶衰而錯之盛補壞而  
復於全其必由此矣傳曰君子愛日語有之時難得  
而易失惟上之人實圖之謹對

策問八首

圖

天下未嘗無非常之變也然有國有家者或因變以  
成功豈非在其君臣相得之際哉小白遭無知之變  
而管仲相齊以霸諸侯勾踐脫會稽之難而范蠡佐  
越以滅吳昭王承之噲之亂而樂毅佐燕以報齊是

皆傾擾困蹙之餘自他人觀之疑若儼然不可以終

越以滅吳昭王承之噲之亂而樂毅佐燕以報齊是

皆傾擾困蹙之餘自他人觀之疑若僂然不可以終  
日而三君子之為其君謀也僅若寓物鄰家而明日  
取之無不如志觀其謀國應變之方雖不可以毛舉  
然莫不有一定之計君臣相與固守而力行之蓋夷  
吾之霸齊是制國寓軍之法而已蠡之圖吳是驕敵  
以待變而已穀之報齊是求諸侯之援而已夫謀其  
國與謀人之國苟無屹然不變之計而依違僂仰以  
僂倖於倉卒之間亦見其踈也國家承平垂二百年  
比緣姦人擅朝腐夫弄兵馴致戎夷內侮之禍寔有  
宋臣子萬世必報之讐恭惟 聖天子憂勞側席日

延外廷之議其深謀至慮不得而知也敢問諸君亦  
有一定之計當固守力行而不變如古人之為其君  
謀者乎夫考古以施今非謂其已陳之迹意其圖回  
內外本末緩急之序當有可言者有司願與聞焉

二

天下有大戒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父子主恩君臣  
主義如人呼吸食息於元氣之中不可以須臾離也  
自古志士仁人非苟自輕其生以立區區之私義而  
已蓋深畏夫君臣之義廢則為人上者不能一日保  
其天下國家斯人之禍可勝言邪靖康之變殉利賣

其天下國家斯人之禍可勝言邪靖康之變殉利賣

國交臂以事賊者非失職不逞之流皆朝坐燕與謀  
帷幄而柄廟堂者也今君臣方相與經營以圖中興  
之業其槩未易以一言盡乃若學士大夫闕於伏節  
死難之義豈非今日之患甚急而至大者歟敢問何  
施而可以救此唐至德復兩京群臣汙偽者三司條  
罪差為六等重者誅死識者不以為過而或謂長賊  
姦堅逆節以為用法太深之咎是非之說安在請試  
言之

三

李晟之軍于渭橋也韓滉鎮浙西漕米萬斛往餽之

戡師實賴以成大功當是時天子在興元兩河之間  
逆藩悍將往往與賊相首尾舟行所經數千里莫敢  
睥睨僅若從枕席上過而無翕合之失其規畫調護  
之方豈無有可考者邪屬者陝西五路之兵數以捷  
告復遣上相之重開幕府以經畧淮肥天其或者祚  
宋以中興之業行當撫定三河克復舊都王師百萬  
必仰東南之饋如滉之規為有可考者亦子大夫所  
宜素講也

四

古者兵出而在行則有前茅慮無之警整而就列則

有隅落鈎連之固止而在壘則有候遮扞衛之嚴要



古者兵出而在行則有前茅慮無之警整而就列則有隅落鈎連之固止而在壘則有候遮扞衛之嚴要以使敵人莫能得吾間然後三軍不可敗而將軍安故兵法曰三軍以戒為固以怠為敗今夫自漢以來號知兵後世祖述其說以為不可及者莫若韓信曹操信方堅壁修武漢王脫成臯之圍自稱使者晨馳入信壁而奪之軍既滅楚陳下則又襲奪其軍於定陶操方圍鄴袁尚使李孚入鄴城出入歷重圍而操之軍中不知也蓋嘗疑其方連百萬之衆謂宜候望精明樞機周密無可乘之隙而乃使人歷其几席之側而莫之寤此與棘門霸上之軍何以異有如肘腋

之間姦人伏刃竊發則將何以待之不知後世猶以  
為深於兵法者其故何也無乃雖有是事而不害為  
知兵歟諸君宜極論其所以然者

五

自古君子必為執御之學而國馬之富足以為駢服  
之備是以戰未有不用車者固有易之以徒而徼勝  
一時者矣而非其正也後世遂易之以騎其以騎易  
車者亦有知其所始者乎左氏雖喜言陳法其載一  
時卒乘偏兩之制備矣而未始及騎然太公告武王  
十勝九敗之詳其說在六韜之戰騎武王之時有其

去而絕不見於春秋之世此又何說哉或曰六韜非

十勝九敗之詳其說在六韜之戰騎武王之時有其

法而絕不見於春秋之世此又何說哉或曰六韜非  
周書也戰國知兵之士祖其餘論而推廣之設為問  
對以極兵家之變今觀其書知畧橫出雜以竒詭有  
認認然憂天下之諸侯合而軋已之意聖人之用心  
其必不然矣然遂斷然以為戰國之書則又何以質  
之故因以推原騎戰之始與夫絕不見用於春秋之  
世及六韜之可疑者而訪之二三子

六

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者者日不暇給必為經遠持  
久之計是以雖目前之功不可見而常享歲計之効

漢光武講議論道於投戈息馬之間晉中宗建武之  
元披荆棘以立朝廷亟立太學使貴遊之胄隸業焉  
菁菁者莪之序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  
矣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所以明人倫也方時多事  
四方賢智固已馳驚而四起然後來之英未有陶冶  
成就之方以為異日之儲將何以善後君臣之大倫  
不明於天下士大夫不以為生為耻而闕於伏節死  
難之義則有大物者誰與共保其天下國家然則育  
人材以廣多士之儲明人倫以起義烈之風學校其  
可緩邪國家駐蹕東南以圖興復而於崇立庠序獨

未遑暇今欲建官定員延四海之孝秀而摩厲之以

可緩邦國家駐蹕東南以圖興復而於崇立庠序獨  
未遑暇今欲建官定員延四海之孝秀而摩厲之以  
德義其亦可乎或曰方戎夏交梓邊不得撤警箕歛  
以供軍猶懼不贍而何暇及此是以願與諸君評之

七

書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夫君民之相求非相  
為賜也斯民釋其厭惡而求其所依歸審固其心力  
以聽上之政令而不敢辭者以上之人能為之去  
其穢而為之主也王者亦恃斯民歸我之心以為立  
國之基是以社稷久長而國家安此三代之所同也  
戰國之世棄德音而不務衛鞅之佐秦顧獨羨田廬

而久復除以傾三晉之民劫之以勢徂之以利要以  
使之非耕戰則無以要利於其上生齒日衆而國富  
強故能四世有勝以一天下雖非王者之盛節蓋未  
有不以民為本者上方志恢中原而天邑有盜據  
之虜日稔其惡凡今自拔左衽之中携持而來歸者  
皆祖宗積世涵育之遺黎裔胄也吾所以勞來安集  
之豈徒鎮撫其惓惓之意而已攘夷狄而復境土將  
必基於此今欲搜其雋良黜其鬼瑣收恤其鰥寡介  
特之無告者使之安其居樂其業而無羈旅流落之  
歎此亦學者之所宜素講也敢問何施而可以臻此

歎此亦學者之所宜素講也敢問何施而可以臻此

帝德卷八

戰國之世齊愍以技擊疆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荀卿曰此皆干賞蹈利之兵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雖秦之銳士不足以當威文之節制嗟夫有國家者雖未能去兵而無古人節制之法糜爛其民以爭社稷一旦之命是豈仁人之用心也哉諸葛亮以區區新造之蜀歲出其師以窺魏之關中軍出之日天下震動而國人不憂論者以謂雖威文節制之師無以過夫以魏兵之強未能加秦之銳士而亮終不能少騁以得其志此又何說哉唐旣一天下異時控

絃之雄憑陵邊疆患苦中國者偏師深入亟斂手而  
就禽兵威之所加鞭笞百蠻莫不如意中世盜起幽  
陵兩河橫潰盖有屹然提孤軍以當乘勢焱疾之鋒  
無敢犯躐其師徒者比斂兵而據險賊雖垂涎以睨  
京師逡巡而不敢進一時之將盖庶幾有得於古人  
節制之意皆有遺法著在方冊諸君其推明荀氏立  
言之指攷此數公部分教勒之法有合於古人而條  
析其勝負得失之所以然者為有司索言之

帝齋集卷之八



常齋集卷之九

新安朱松喬年

書

代人上郡守書

書

竊以明天子閔仁遠民思有以鎮綏之輟閣下於臺  
 端之重付以一州視事未幾塗炭之遺民人人自以  
 為將被惠澤困於貪暴之吏抱抑屈而不得申者人  
 人自以為有所赴愬州縣之吏潔操行抱才諤者皆  
 奮迅澡後人人自以為將受知於下執事某於此時  
 實備下吏竊嘗自念士之仕於州縣者雖其志不足



以及遠然上之則欲扶持柔良折伏姦暴獄訟必毋  
失其平施舍必毋失其中稱朝廷所以委使之意以  
求知於上下之猶欲整簿書急期會期於無過以免  
訶譴詰責之辱又不及是而愈下則刑戮斥逐加之  
而不以為過今政和建之下邑也剽盜之後民無蓋  
藏且闢公門訟訴之牒不能十數常賦之輸比他邑  
或不能十五無豪宗大姓陵轢細民以廢亂政化地  
斗入東南與溫福為境又非孔道共億厨傳之費以  
其之庸踈處于此竊自隱度以為奉令承教或可以  
無過聽於下風今者迺聞閣下有意督過之深恐進

見之際迫於威嚴區區之意造次不能以自達輒以

無過聽於下風今者適聞閣下有督過之深恐進  
見之際迫於威嚴區區之意造次不能以自達輒以  
尺書控愬於下執事某少失先人與老母相倚為命  
今行年逾七十矣今夏暑方甚府中遣吏持檄敦迫  
赴官冒大暑扶持上道到官未幾得寒暑之疾妨於  
飲食寢興須人至今未平也方得疾之初山邑無醫  
藥回皇怵迫莫知所以為計適聞大旆入境念當具  
圖籍抱符鑰跪起屬吏之末庶幾咨稟條教聽受約  
束仰稱閣下具宣明天子德澤之意欲前不能進退  
維谷者累日夫親疾之所以亂其方寸者如此則獄  
訟施舍簿書期會之間容有精力之所不周照察之

所不及雖加之以刑戮斥逐其孰以為不宜乃若某  
之情則猶有可言者韓延壽為東郡太守嘗出臨上  
車騎吏有後至敕功曹議其罰門卒建言曰今日明  
府命駕未出騎吏父至府門不敢入吏趨出省父而  
見罰得毋虧大化乎閣下方崇獎名教以整頓人物  
必將有處於此以閣下望實之重督責之精明如此  
而某平昔之志亦粗欲求知於世不至自棄於沒沒  
無聞之地而蕞爾之邑非有難集而不可為者儻假  
之以旬月之期以閣下之靈老者飲食起居漸復於  
舊敢不勵精畢力僵仆無所避若猶吏治弛廢過惡

暴列將投被自刻以聽命于有司閣下雖加以虧除

舊敢不勵精畢力僵仆無所避若猶吏治弛廢過惡  
暴列將投袂自刻以聽命于有司閣下雖加以虧除  
寬免之惠亦不敢承也

答莊德粲秀才書

某頓首昨屈車馬甚寵顧區區未能欸扣所聞辱惠  
書禮盛志謙雖不敢當然近世大學之道蕪廢士無  
貴賤徇世相師千百一範莫知孰使陶之者不自量  
其愚不肖竊有憐之之意頃來尤溪甫兩月雖獲遍  
拜邑中之士而未詳也索居深念惟小人之歸是憂  
乃有識明志高傑然自拔於流俗如吾友者其為欣  
幸未易具道夫仕而志學如農夫快一朝之飽而釋

終身之耕殍於溝中可立而俟然則仕而志學猶飽而念耕亦不足道也抑聞之先生長者禮記多魯諸儒之雜說獨中庸出於孔氏家學大學一篇乃入道之門其道以為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在致知格物以正心誠意而已其說與今世士大夫之學大不相近蓋此學之廢久矣自周衰楊墨雖得罪於聖人然乃學仁義而失之者至申韓儀秦之說勝而士始决裂聖人之藩墻以阿流俗之所好至漢文景之盛未衰也以至于今蓋嘗有以斯文為己任者起而倡之然世方嬰於俗學以自強屹乎其不可攻也某方急於

疎養未能往究其所學是以或聞吾友之言凜然敬

世方嬰於俗學以自強屹乎其不可攻也某方急於  
祿養未能徃究其所學是以或聞吾友之言凜然敬  
歎若居夷而聞雅雖未詳其節奏之工然卓然於吳  
歛楚謠之中而不可亂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為艱  
夫問塗而之盲則知亦豈易哉以吾友之明苟以德  
為車而志氣御之則朝發軔乎仁義之塗而夕將入  
大學之門以躡中庸之庭也如某之駑憂且追後乘  
而莫及其何以相吾子在勉之而已若舍此而問塗  
則今之學士大夫皆知津矣未即款晤自愛之望  
上唐漕書

某嘗不自揆以所學乎古者妄論天下之勢以謂一

介之士歛然自修於環堵之中其勢力輕重不足較於世也明甚至其風聲氣俗則有天下盛衰理亂之所繫者蓋嘗竊怪先王之時其士君子皆敦厚朴實溫然而自重富貴利祿若不足以介其意而後之君子髣髴其餘風者何其少也其一時號為名卿才大夫者名雖滿於天下而道不足以善當世之俗勢雖臨於一時而德不足以悚來世之風上下相持以入於弊而風聲氣俗不可復振無足怪者三代而上其詳不可盡知然詩書所傳猶可想見士之退處於陋巷者時君世主招以弓車聘以幣帛有非其物者欲

見且不得而况可屈乎故上之求其下也不敢輕非



見且不得而况可屈乎故上之求其下也不敢輕非  
獨一日之勢有加乎士者不敢輕蓋雖天子不敢輕  
也故士之自待也不敢不重詭遇而貪得者出不容  
於朝歸不齒於鄉故下之望乎上者不敢以已之所  
不至者繳幸於一時而皆止於至足之分蓋在上者  
尊德樂義之誠不如是其至不足與有為而士之自  
立於世者不如是不可責以有為也後世不然上之  
則有科舉誘之於前使之決道義之藩以阿世俗之  
所好下之則有薦舉推之於後使之罔廉恥之隅以  
徇私意之所欲其間固不能無卓然自信異於孟子

所謂凡民者然積習日久百世一範而猶責其有為  
於世其亦踈哉嗟夫此豈獨士之罪也嘗讀成湯禱  
桑林之詞有曰士失職者知士固有職必求所以克  
之蓋其從事於六藝之文而歷觀古今治亂興亡之  
變隱之吾心而不遠質之聖人而不戾達之當世而  
不悖此士所學乎先王之道者也是道也得之心得  
之身發之言推而被之天下無二焉士惟有得於是  
也抗顏不讓自任以天下之重而君子不以為誇待  
之不以其禮則翩然去之而君子不以為傲與天子  
周旋以圖回四海而君子不以為泰抱關擊柝寸祿

日延營而君子不以為汙士之職如是其重而不知學

周旋以圖回四海而君子不以為慕抱關擊柝寸祿

是營而君子不以為汙士之職如是其重而不知學  
先王之道以克之命曰失職之民故愚以謂士之風  
聲氣俗有與天下之勢相關者在於士之自重與否  
而其失職而可罪者又將推之而責之在位之君子  
恭惟執事以絕人之賢方進為於聖世天子付使者  
印使來閩中以言乎民則入城生齒之衆執事兒子  
撫而龍蛇驅者以億計以言乎吏則領挈衡稱輕重  
升黜在於一言者以百計以言乎權則天子所寄以  
耳目而事無巨細人無賢不肖皆得以言於上則亦  
在位之君子也以某觀之不知其他閩中之吏苟賤

為甚自蹈汙蟻少所愧耻上官一不得意則呵叱慢罵辟易不敢仰視雖其間有修絜才謂之吏得免於此者蓋寡則亦無恠乎士之不知所以自重也恭惟執事執古之道而行今之世固與夫今之所謂君子者異故以某之愚且賤而敢進其猖狂之說以謂風俗之美惡係於有位之君子而使夫士之自重者得少挺其志不至於失職而可罪則執事其任之某江南草茅一介爾既冠與有名於吏部來閩中今七年矣不肖之名字蓋未嘗掛當路之齒豈敢妄自比於士之自重者蓋自度其踈頑無所用於世雖有好古

之志而於先王之道未有聞也挾不足之資以求之

士之自重者蓋自度其疎頑無所用於世雖有好古  
之志而於先王之道未有聞也挾不足之資以求之  
於人實懼獲罪而不敢比來尉尤溪為邑僻左雖辱  
在庇臨莫緣奔走於下風望顏色而受約束心以事  
荒舊業蕪廢是以滋不敢有意於當路之君子然竊  
嘗講聞執事之美有嘉祐慶曆間公卿之餘風其責  
僚吏必以公事未嘗以其私忘部使者之尊以禮知  
名之士此其可以情告而理扣也故敢推廣其所聞  
於古者風俗之所關而以其責歸之執事若某者其  
亦失職而可罪之士也顧何足以與於此蓋嘗聞其  
說云尔其或市骨求駿式蛙求勇之意願自隗始將

見風俗之變人人知自好以求附於餘光而勢足以  
加士者不得僕隸視其下其稱於天下之勢蓋不小  
矣則執事之建立所以善天下而竦後世者為如何  
邪謹復料理十數年來古律詩若干篇繕寫以為獻  
此古人以為賢於博奕而且者若夫不自揆而論治  
道言世事者欲求教而未敢也夫以下邑之尉卑且  
賤世所不數平日未嘗為起居之間一旦以書冒言  
上下相待之勢而不以為嫌蓋方以古君子之所建  
立有望於執事而不以流俗之屑者自疑是亦古之  
道也禮僭言高愧慄惟命

上趙漕書

其少賤貧進不能操十百之金貿易取貲以長雄一鄉退不能求百畝之田於長山大谷之中躬耕以為養反顧其家四壁蕭然溝壑之憂近在朝夕途窮勢迫計無所出乃始挾書操筆學為世俗所謂舉子場屋之文者其言決裂繁碎支離曼衍而不宿於道無用而可笑不待詳說可知也既冠試禮部始得脫去當是時年少豪銳之氣方俯一世而眇萬物向非有禮義法律羈束於其後先必且追隨一時之俠揮金使酒馳騁而嘯呼以自快其意而後已惟其不得騁

故斂其使氣以玩世者而一寓於詩蓋嘗以為學詩者必探賸六經以浚其源歷觀古今以益其波玩物化之無極以窮其變窺古今之步趨以律其度雖知其然而病未能也竊嘗歎夫自詩人以來莫盛於唐讀其詩者皆粲然可喜而考其平生鮮有執於大道而厭足人意者其甚者曾與閭閻兒童之見無以異此風也至唐之季年而尤劇使人鄙厭其文惟恐持去之不速夫詩自二南以降三百餘篇先儒以為二南周公所述用之鄉人邦國以風動一世其餘出於一時公卿大夫與夫閭巷匹夫匹婦之所作其辭抑

揚反復蹈厲頓挫極道其憂思佚樂之致而卒歸之



一時公卿大夫與夫閭巷匹夫匹婦之所作其辭抑

揚反復蹈厲頓挫極道其憂思佚樂之致而卒歸之於正聖人以此為先王之餘澤猶可見其鬢鬢足以聳動天下後世故刪而存之至今列於六經焯乎如日月春秋之世列國君臣相與宴享朝聘以修先君之好往往賦古人詩以自見其意觀時稱情必當其物不然有君賦之而臣不拜其謹且嚴如此而晉鄭垂隴之會鄭之諸卿皆賦詩以屬趙孟而叔向因以知其存亡興衰之先後其言之驗若合符然蓋心者禍福之機也心取是詩而口賦之雖吉凶未見於前而神者先受之矣至漢蘇李渾然天成去古未遠魏

晉以降迨及江左雖已不復古人制作之本意然清  
新富麗亦各名家而皆蕭然有拔俗之韻至今讀之  
使人有世表意唐李杜出而古今詩人皆廢自是而  
後賤儒小生膏吻鼓舌決章裂句青黃相配組繡錯  
出窮年沒齒求以名家惴惴然恐天下之有軋已以  
取名者至其甚者恃才以犯上罵坐以貽譴擯斥顛  
沛足跡相及此何為者邪嘗聞之夫子曰詩三百一  
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嗟夫聖人之意其可思而知也  
夫王者正心誠意於一堂之上而四海之遠以教則  
化以綏則來以討則服與夫僖公牧于魯野而其馬

皆有可用之姿蓋本一道而詩三百之意聖人取一

皆有所用之姿蓋本一道而詩三百之意聖人取一  
言以盡之乃在於此後之學者不深惟古人述作之  
旨而欲以區區者自名曰詩誠可憫笑某也何足以  
議此徒以少日嗜好之篤學之而不至也深惟學將  
求媿於古人不本是求而唯末之齊亦見其勞而無  
功矣恭惟執事高文奧學標準一世其主盟吾道推  
轂後進蓋有先世之遺風方持使者節控引一路微  
勞末技日效於前以希獎掖而某以菽水之意竊祿  
僻邑未嘗得拜伏於下風得於傳聞不肖名氏似嘗  
掛齒牙之餘論得無有稱道少日率爾之作以欺執

事者乎篆刻可悔方竊自毒雖知唐詩人之區區者  
為可笑而求以庶幾夫聖人之意此非執事將安所  
質之竊觀執事大筆餘波溢為章句句法峻潔而思  
致有餘此正如韓愈雖以為餘事而瑰竒高妙固已  
超軼一時矣非深得夫聖人所取於詩之意與夫古  
今述作之大旨其孰能至此某願聞一二焉故輒料  
理十數年所學為古律詩五七言若干篇繕寫塵獻  
譬諸博奕或可以奉公退之一笑昔宋廣平之沈下  
僚也蘇味道為綉衣直指使者一日見廣平梅花賦  
驟稱於朝始為聞人且廣平宏毅開濟之姿雖其未

運宜已表世而傑出豈其屑屑於一賦以求知於人

遂宜已表世而傑出豈其屑屑於一賦以求知於人  
而味道於此亦復捨其大而稱其細豈非蘊諸中者  
必逢時而遭變而後見強聒而自鬻者君子之所賤  
而文字之美可一見而決以為階乎廣平則某豈敢  
議然執事望臨一時四方之士希一言以軒輊於世  
則其區區自獻而有望於閭下者亦士之常分而君  
子之所恕也文凡諭僭今之君子或有所不容若夫  
古人上下相求之義非執事誰望邪賤職自縻未由  
面請願誨惴慄俟命

上李丞相書

某聞今世游談論說之士未嘗不以人材不足為患  
某獨以謂今世之所患者非乏材也君臣之大義不  
明于天下而學士大夫闕於徇國死難之節豈非今  
日之患甚急而至大者歟蓋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  
謂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譬如有生之類  
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死先  
王設為禮樂政刑所以維持膠固者甚備而夫子孟  
軻之徒道既不行於天下而與其徒講說論著丁  
寧深切至矣遺澤餘風被於末世時有一節之士力  
為竒詭絕特之行鼎鑊在前刀鋸在後攝衣而從之

之不啻若牀第之安亂臣賊子斂手變色莫敢肆不

之不啻若牀第之安亂臣賊子斂手變色莫敢肆不  
義於其君豈特苟輕其生以立區區之私義而已哉  
蓋深畏夫君臣之義廢則為人上者不能一日保其  
天下國家生民之禍豈復有烈於此者乎夫惟今日  
之勢將御天下之智力以除寇讐而安國家必務明  
君臣之義以厲天下使天下響應景從奮不顧死以  
徇王室則必有大臣焉以唱之建安之初胄公奉天  
子都許披荆棘而立朝廷海內之士爭出所長以叶  
成謀主豈復有漢室也哉於斯時也諸葛孔明摧藏  
猷畝之間視士之輻輳於魏者不啻若臭腐腥羶之

在前方掩鼻疾趨而過之惟恐其晚已而見汙焉一朝得豫州決策立談兼取暗弱倡大義於天下祀漢配天而大敵震動廣明之亂僖宗入蜀大盜據宮闕生民糜爛四海蕩覆藩鎮勤王之師愕怡相顧皆意唐室不復振逡巡而左次者相望也王鐸為諸道都統檄書所至霆擊風馳壯士增氣王處存李克用之徒決死力戰惟恐居後遂夷大盜克復京師今夫生民以來尊君戴土之心與生俱生未有知其所以然者不幸淪於久衰之俗劫於積威之餘既久而其氣索然以憊則雖有可用之材布滿於天下而不能有

所濟有一人焉命世之傑者鼓動而風厲之則天下



索然以備則雖有可用之材布滿於天下而不能有所濟有一人焉命世之傑者鼓動而風厲之則天下之中材皆可以立事故孔明王鐸皆當王室之衰而各能有所成就世徒見其功烈之盛謀謨之偉而莫知大本之所在在於倡君臣之義以立士大夫徇國死難之節而已有宋之盛萬里一姓垂二百年一時人材尺寸短長皆得自効而賢知妄庸雜處於其間皆可以安坐談笑而取富貴其於士大夫可謂無負矣頃者京師之變虜人輕去巢穴犯吾國都其勢至逆也四方按兵相視莫肯攘袂爭先以決一旦之命而塗地之餘徇死貪生交臂以事寇讐者非失職不

暹之徒皆朝坐燕與謀帷幄而柄廟堂者也。大義不  
明而風節淪喪，自開闢以來亦有甚於此者。歟！則夫  
明君臣之義以厲天下，必有命世之傑焉以倡之。非  
僕射吾誰望邪？恭惟僕射相公始為史官，方朝廷以  
言為諱，指陳闕失，姦諛震動，遂得罪以去。又歸而為  
侍從，當宗廟社稷危疑旣杌之際，不動聲氣，親決大  
策，既已庶幾於再造王室矣。至靖康建炎之初，群邪  
並進，爭為誤國之計，以售其姦。獨僕射所建白皆天  
下國家所以安危之大計，至今焯然在人耳目。非徒  
其言不用，又放竄而瀕於死，且身雖流落而益尊食。

同官之祿優游江海而望益重，身去朝廷無殺生賞

其言不用又放竄而瀕於死且身雖流落而益尊食  
祠官之祿優游江海而望益重身去朝廷無殺生賞  
罰之柄而天下之善類有戮力王室之志者皆以為  
歸自非深明先王所以維持膠固天下之道與夫子  
孟軻之所丁寧深切者其孰能至於斯歟某江南匹  
夫爾跌宕塵埃少所合於世今也樂道僕射之德業  
風義以風曉當世矻矻而不知止以求齒於賓客之  
末抑將考質舊聞而求策其所未至若夫慨今援古  
飾說獻諛以希一日之睽豈獨某所不為亦豈僕射  
所望於天下之士也哉

上胡察院書

某江東書生也素無他技能又去為州縣之吏益碌碌不見齒於流俗獨嘗究觀載籍以來天下國家興亡治亂之變與夫一時君子所以應時合變先後本末之序甚備思得考質是非以上下其議論而山海崎嶇之間王公貴人之所不至太守部刺史去朝廷遠尊嚴亢絕氣息蕭然不復可近又家素貧俯仰水菽之養朝不謀夕勢不得一日釋去以從先生長者遊然考之詳則其自信也篤自信篤則其合於世也益難此其所以婆娑山林甘悉窮寂雖久而不敢悔也今者乃聞天子仁閔塗炭之遺民而使察院撫諭

一方色仁氣溫不間微賤專為朝廷訪求得失蒐拔

也今者乃聞天子仁閱塗炭之遺民而使察院撫諭  
一方色仁氣溫不間微賤專為朝廷訪求得失蒐拔  
人材以稱廟堂急治之意雖使事有指而區區過計  
之憂竊願有獻於執事其聞古之為天下國家者雖  
其積累之厚薄有逆有順有短有長而其意指規模  
未嘗不為子孫萬世之計蓋未有俯仰依違苟度旦  
夕曾不為終歲之備而可以為國者衛文公之封於  
楚丘勾踐之脫於會稽蕩覆之餘君臣徒手掃地亦  
立惟其大計已定故上下相與堅忍卑辱痛自抑損  
而不敢少變焉是以皆能有所成就而垂裕後世苟  
惟不然譬如千金之家不知堅據田園廬室之便以

滋其材力而強讐暴客並起而乘之則又捨而之他  
是雖有陶朱猗頓之財亦終以窮困而莫知所稅今  
君臣相與經營中興之業其槩未可以一二數也然  
獨不知今日之意但欲襟憑江漢控引荆吳以保東  
南而已乎抑當克復神州汛掃陵闕據中原而撫三  
河也某聞之不取關中中原不可復也不取荆淮東  
南不可保也夫三秦之固勢擅天下自古得之以興  
者不可悉數而唐最近請言唐事天寶之末安祿山  
舉幽陵之師以踐河南唐既亡矣肅宗治兵朔方指  
麾諸將席卷兩京遂定三河朱泚之逆唐又亡矣德

宗駐兵漢中引荆吳之征賦卒滅泚而復京師廣明  
之亂唐又亡矣 僖宗西幸成都方鎮倡義之師較  
血爭先而大盜竟平夫惟漢中之勝背負巴蜀左控  
關隴西連氐羗兵動用饒形利勢便進可以據上流  
之阻退可以待四方之變故唐更三亡不失舊物竊  
聞今張宣撫陝西之師數以捷告若以六師之重通  
道荆襄循漢沔以赴興元結連拓跋控引五路因宣  
撫之師東嚮以收中原一年而定闕陝二年而復大  
梁不四五年而天下定矣正使逆虜之餘息猶可以  
陸梁彼憂吾之議其後也其能深入為東南之患乎

麾諸將席卷兩京遂定三河朱泚之逆唐又亡矣德

若夫出於下策而但欲保有東南北雖聖君賢相之所不為而亦不可以無說夫長江之阻西距西陵東至京口僅二千里聚兵而守則可撓之地多而其隙易乘緣津而列兵則力有所不足故孫權之保建業東攻新城西攻襄漢以抗曹公而永嘉之後下及梁陳用武之盛者至以江漢之舟艦西入河渭蓋東攻新城西攻襄漢者所以保建業而必爭中原者亦僅足以守東南而已今不進次建康治兵訓武北爭荆淮收遺民於煨燼鋒鏑之餘與之戮力以圖興復而但感處一方費日月於道塗退既無所據進又不能

有尺寸之利未知漂漂者竟何如邪雖然以元子蜀



但感處一方費日月於道塗退既無所據進又不能  
有尺寸之利未知漂漂者竟何如邪雖然以元子劉  
裕之威北震關洛而不能有所立唐更覆亡至於再  
三而宗社不隕天下之形勢亦可以觀矣執事將以  
使事歸報兩相國或訪所聞則願以告焉

上李叅政書

某聞古之君子將售其所長以求合於時者造作言  
詞以要當世其說曰王公大人必借譽於貧賤之士  
以成其名貧賤之士必借勢於王公大人以發其身  
眉陽蘇子立論以矯之曰韓子之夸詞也漢高不  
喜儒不害為明主衛霍未嘗薦士不害為名公卿今

吾自以為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  
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斯歟嗟夫世之君子各  
建一偏之言後學風靡而不復考評至當之歸貴賤  
之勢日以乖睽固拒而不復合天下國家之治終有  
愧於古者有由也夫某嘗為之說曰士無所求於王  
公大人士而有求於王公大人者天下之賤丈夫而  
非吾所謂士王公大人雖無所待於天下之士而其  
勢乃當汲汲以求天下之士夫士方隱約於鄉黨身  
修於家而國人化之上稽先王下論歷世卷之足以  
善一身舒之足以善天下世雖不吾以而環堵簞瓢

之道雖南面王樂何以加之子思孟軻之徒至使君

善一身舒之足以善天下世雖不吾以而環堵簞瓢  
之道雖南面王樂何以加之子思孟軻之徒至使君  
擁笈操幣因執事以求見而不可得何至僕邀以借  
區區之勢為哉下至衰世士不復講明道義之要而  
惟勢利之徇乃無以異於賈儉之交乎為市隱之以  
三代之法是謂失職之民而何足謂之士至於先達  
之君子自外為一郡等而上之至於為天子之宰位  
愈隆則責愈重責愈重則求助益廣蓋挾一夫之智  
力以御無窮之變而求善其後雖聖智不能是以物  
色詢訪唯恐一士之不吾與網羅披剔置之胷中而  
天下之事無足辦者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兮

無他技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  
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  
能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孔子刪書以為法於  
後世而不遺區區之秦良以是哉夫以士之無求而  
必責先達之君子以有求於士其說疑若相悖而不  
相為用然是說之行也使天下有樂道忘勢之士然  
後能助其上以有為上有好善尊德之誠心然後能  
御天下之智力以立事天下國家其庶幾乎其江南  
鄙夫也家無伏臘之給而有俯仰之養食初命之祿  
十有五年而無尺寸之進流俗馳騫之士相與比而

姍笑之誠自度其疵賤之資無所用於世未嘗敢有

十有五年而無尺寸之進流俗馳騫之士相與比而  
姍笑之誠自度其疵賤之資無所用於世未嘗敢有  
意於當世之君子屏居讀書於聖賢之事業粗見首  
尾雖未敢自謂有所樂乎此蓋亦庶幾於不苟然者  
竊聞頃者當路之君子厭薄士類以事之紛多進大  
猶有叔孫先生之遺風其急功利尚拳勇文與王楊  
蘇史無以異聽於下風不勝區區畎畝之憂恭惟叅  
政大資當四海文物之富以德業之盛躡天下之俊  
又周旋兩禁多士風靡艱難之初進陪國論勲在鼎  
彝文在典冊才高天下而禮益恭望臨一世而志益  
謙負至足之勢而無矜伐廣大之色海內之士景仰

歸依奔走誦說惟恐居後豈非以能容彥聖有技之士使子孫黎民有保焉者望於明公乎今方食侍祠之祿逍遙泉山之下雖碌碌一介亦躬與之為禮而其適有冗賤之役寄食於海上獲與諸生樞衣賓客之末儻收而教之使得游道德之場以增益其所未至亦云幸矣意者明公大忠壯烈當復進為於世豈能忘情於天下之士顧愚不肖何足以與於此抑聞之孟子曰孔子不得中行而與之思得狂狷之士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夫狂狷聖人之所不廢明公亦有意乎干冒皇恐某頓首再拜

上謝叅政書

某少而苦貧束髮入鄉校從鄉先生游學為世俗所謂科舉之文者藐然兒童尔又方汲汲進取校得失於豪釐間然獨喜誦古人文章每竊取其書玩之矻矻而不知厭鄉先生呵而楚之不為改也於是時固已厭薄其學以為無所用於世而無足盡心也既冠試禮部始得謝去場屋中更憂患端居無事復取六經諸史與夫近世宗公大儒之文反覆研覈盡廢人事夜以繼日者餘十年其於古今文章關鍵之闔開淵源之溇瀆波瀾之變態固已得其一二矣間嘗自

公亦有意乎干冒皇恐某頓首再拜

念士之於學要以求為聖人而後止推所以善其身者以治天下國家此豈口耳筆墨之蹊徑所能至哉考之以先王之法觀之以大道之序則前日之悅可耳目如金石絲竹黼黻青黃者無乃未足以進於此歟昔者竊聞之學未有無師者也學而無師雖不無一至之得責之以遠道則泥質之以大方則惑用以趣時合變則膠戾而無所合是妄意臆決之說雖復億精疲思而道日遠矣然生晚地寒無東西南北之資聞先生長者之風而不及瞻望下風者固多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

尚友也嗚呼此非獨友說亦師說也竊聞往者三川



尚友也嗚呼此非獨友說亦師說也竊聞往者三川  
之間程氏兄弟推本子思孟軻以中庸為宗而司馬  
文正公考正經史深於治道皆卓然有功於聖人之  
門蓋嘗誦讀其詩書考質於師友而聞其畧矣夫達  
天德之精純而知聖人之所以聖誠意正心於奧突  
之間而天下國家所由治推明堯舜三代之盛修已  
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者始於夫婦而其極也察  
乎天地此程氏之學也尊德教賤功利獎名節端委  
廟堂則忠信恭儉足以刑主德於四方而朝廷尊燕  
處于家則孝友廉讓足以化其國人其酌古以準今

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

則治亂存亡之効如食粟之必飽食董之必斃此司  
馬氏之學也程之門人其高第稱謝氏不及見也新  
鄭晁公嘗受學於司馬之門往以事遊鄭拜晁公于  
溱洧之上時方冥奄不能有所質問而今皆逝矣古  
語有之曰想望丹青不如式瞻儀刑諷誦詩書不若  
親承風旨恭惟叅政大資伊傅王佐之學宗本六經  
網羅百氏陶毓精粹以善其身發揮德業以善天下  
固以質之聖賢而無愧矣視學於程氏者實為近屬  
而晁外舅也周旋二公之間其師友淵源妄意臆決  
之說豈能窺測其萬一哉日者自天子之丞弼奉身

而退優游江海之上言皆六藝之英而動有禮義之

而退優游江海之上言皆六藝之英而動有禮義之節所謂承風旨而瞻儀刑者此正後學所當汲汲以為依歸而不可後也而某方迫於祿養有辜摧之役於海上雖不獲躬笈篋奉几杖以朝夕承謦欬於左右輒因謁者摳衣賓客之後因道平日區區竊有意於古人之學與夫宗慕依歸之意以贅于下執事叅政或收而教之方且求其放心條理舊學以丐薰沐於函丈者將繼此以進不然其將與趨走之賤士跪起降升旅進旅退以希一顧之寵此亦士之貧賤者之常分而無可憾者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

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古之君子於後學如此其汲汲也豈獨誘掖成就一時之材蓋其祇畏天命不遑寧居如此明公其得辭乎干冒皇恐某頓首再拜

上趙樞密書

會有言事者論臣僚投獻文字干進不果投

某未聞有一日掃灑之勞於門下然聽於下風閣下論天下之士可以與於斯文者無聞之名氏必在數中以此久欲麈撥平昔翫敲之文因介紹以贄見于下執事復念自勝冠以來妄嘗有意於古人為己之學回視少作之可愧者雖無楊雄篆刻之工而有其

悔誠不願以此自見於當世而况君相憂勞於廟堂

學田視少作之可愧者雖無楊雄策刻之工而有其  
悔誠不願以此自見於當世而况君相憂勞於廟堂  
之上方總攬群策率勵衆志以圖恢復尤不當器人  
於篇什語言之間是以區區所欲効於執事之前者  
又無因見焉日者天子擢閣下本兵柄又以四路之  
地東抵河華西包巴蜀外連隴阪南盡荆漢延袤數  
千里使閣下以一節護諸將節度其進退自太守部  
刺史有所黜陟遂行不請權任憂責可謂重矣或謂  
閣下負四海之望當在廟堂調護根本某獨以為不  
然頃者宥密之臣襲其家學進誤國之計謂秦蜀襄  
沔之得失不足為吾輕重是以漠然寘於度外以至

今賴宗廟社稷發寤聖心絀其說不用夫虜人保三秦而分兵亟肄以疲我其意未嘗一日而不在東南使不幸而秦蜀之郊有蟻漏可乘之隙則東南將無錯足之地尚何中原之可議也哉使閤下救寧反側綏輯畔換拊循士大夫東向以揚祖宗之盛德遺烈則中興之功猶可以歲月冀此某所以雖有受知門下之幸方以天下之勢為憂而不敢致私怨於遠其所依歸也區區管見懷不能已敢不以告于下執事夫身去朝廷而任事于外外有垂涎側目之虜危機交急間不容息內則率勵士大夫各率其職以奔命

邊鄙是以其勢不可以不專其權不可以不重權

于邊鄙是以其勢不可以不專其權不可以不重權  
重而勢專者人主之所甚惡而間言易入人惟無所  
欲也人皆求得其所欲而勢有所不獲則失職者衆  
而讒慝宏多積衆口之讒以投易入之間此天下之  
危機仁人志士之所深患也君子於此必求同心一  
德之助使在人主之側啓迪聰明以善其心而無妨  
功害能之意是以功成而國家可保詩曰侯誰在矣  
張仲孝友吉甫征伐四方而在王所者如張仲以調  
護於其中夫是以能展四體以徇國而無後患裴度  
以太原之師討鎮人元稹之徒沮梗於其中是以巨

猶逋誅終不能有所立方鋒鏑交於原野而以事機  
之會有望於朝廷在人主之左右者小有不合於其  
心則顰笑俯仰顧盼唯阿之間亦足以敗吾事固不  
在於堅持力爭然後足以快其私也為閣下計凡今  
廷臣有如張仲可為同心一德之助者顯言於上而  
厚結其意必求有利於國家而無忌乎吾之成功然  
後吾無內顧之憂而得以悉意於疆場之事今日之  
慮孰急於此其次莫若宏德義殖忠信以折窮詐極  
凶之虜世常患儒者之言迂緩而不切於事至觀羊  
祜陸抗處傾側擾攘之勢而雍容拱揖乃有三代王

佐之餘風然後知先王所以得志於天下者必可行



佐之餘風然後知先王所以得志於天下者必可行  
於後世而無難古之君子處敵國相傾之間覆人之  
軍不足以爲武夷人之城不足以爲強唯能秉天下  
之大義以優柔浸漬乎斯民之心使其欲釋我而不  
可夫誰與吾敵降及後世以苟爲道凡可以譎敵而  
得志者雖屠百萬之衆而獲須臾之安亦泰然安爲  
之秦以區區虎狼之強號爲無敵於天下續息未定  
而子孫爲戮由此故也是以後之君子於羊陸之事  
竊有取焉虜人自覆京師橫行中原飲馬於江海之  
溘猶徜徉四方歉然有所不滿之意雖拓跋邪律之

祐陸抗處傾側擾攘之勢而雍容拱揖乃有三代王

暴不極於此矣善觀天下之勢者必因吾之所短以  
求出於敵人之所不能為今日計謂宜按羊陸之規  
務宏綏御之畧毋必屑屑於功首俘獲之間要使淪  
陷之民知吾所以從事於兵革者凡以欲拔吾於塗  
炭而非以為利使其咆哮吞噬之勢不得逞而索然  
以億將不折而自亡是謂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  
有不可忽也抑又聞之矯枉者必過於直君子之於  
道求中焉而已矣苟有意於矯是亦未免乎私也往  
者西帥之失正坐自詭大功之必成是以自今觀之  
不能無夸大之過今若懲旣往之失過自貶損恐精

不能無夸大之過今若懲旣往之失過自貶損恐精  
彩銷伏而士氣不振君子之向慕於是人也唯恐其  
無成功是以不勝過計之憂閣下幸留聽或有取一  
二焉某頓首再拜

常齋集卷之九

浙江圖書館

泉齋集卷之十  
 賦之民知  
 成而非以為  
 以權將不新  
 有不可忽也  
 二萬其帥首  
 無為必是以  
 終醜湘帝士  
 原不亦其十  
 之向慕然長  
 个曲華然其



浙江圖書館

常齋集卷之十



常齋集卷之十

新安朱松喬年

序記目題跋

錄曾祖父作詩後序

唐人陶雅為歙州初克婺川天祐中吾祖以雅之命  
 主婺川輸賦總率三千人戍之邑屋賴以安因家焉  
 是為婺川吳郡朱氏之始祖邑有朱氏蓋初來於歙  
 之黃墩今歙民有朱氏秋祭或用魚鱉者皆族也家  
 婺源者貲產甚富有三子事南唐補承旨常侍之號  
 其後多有散居他郡者家父歛溪府君即其曾孫也



即歛溪府君諱甫字全美者曾祖之父也繼其居第二百年不徙今普濟寺前

府君有從兄陵貫少孤力學有時名咸平中以鄉薦

試南宮不利還家隱於卜肆不求聞達天聖中老死

無嗣府君為治後事今未知其墓歛溪府君少倣事繼

毋甚謹嘗從兄學詩知其大要大中祥符甲寅歲宮

贊杜公為婺源使居吏籍二十年明於法律而鄉里

無怨言景祐甲戌辭吏事歸治生業雖煩劇中賦詩

自如也嘗自集其詩得三百餘篇諸族中往往有自之但不甚全耳

為一序劾王元之為潘閔詩序體其詩立意教化而

不苟作識者以為自成一家享年七十有六三男二

女松行曾祖蓋村也惜其無以自發於世因序其後以

不苟作識者以為自成一家享年七十有六三男二

女松行曾祖蘆村府君其季子也惜其無以自發於世因序其後以

貽子孫有起家者為光揚之嘉祐五年庚午仲春既

望男從手序此蘆村府君所作序也丁酉政和八月十二日重錄

### 送程復亨序

廣平程某復亨謂予外兄從予遊於閩者二年予語

以安逸憂患知之詳矣將歸省其母及其祖母其可

以無言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親喪三年未葬則何

服子思曰三年而未葬則服不除也故告之一曰葬

吾舅而後加吉服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

夏申之以冉有曰喪不欲其速貧古之君子以失位

於諸侯曰喪喪不欲其速貧若是其急也故告之二  
曰葺爾居以寧爾親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植之榛莽  
則與之靡然故告之三曰非爾父之類者勿親也江  
出岷山自荆之楚汪洋千里而至于海者大川三百  
小川三千以為之助也故告之四曰廣學問以資見  
聞傳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君子非獨惡懷安之敗  
名惡其敗姓也故告之五曰勿懷安禮曰男子生則  
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志也夫不貲之軀豈其  
浮沈鄉里而名不稱故告之六曰無忘四方之志夫  
齊之善味者淄澠之合能辨之淄澠之合均是水也

子歸矣他日執經而來問子能入於常流而不變其



齊之善味者淄澠之合能辨之淄澠之合均是水也  
子歸矣他日執經而來問予能入於常流而不變其  
味乎尚能為君辨之宣和辛丑八月某日常齋朱某  
序

送日者蘇君序

小雅之詩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說者謂所值歲時月  
日星辰六物之吉凶然則推步人生時之所值以占  
其貴賤壽夭自周以來有之矣後世卜筮訾相地理  
之學多著於世而六物之語時或見於簡冊自賈誼  
王克皆有祿命之語詳其旨殆與說詩者之意合呂  
才雖著論痛詆其誣可以抹一時湛溺之弊而天人

之精微才不及也然以其學焯然名世者蓋鮮至唐  
殿中侍御史李虛中始以造詣精奧之思盡發其秘  
其說見於韓退之之墓誌曰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  
直日夜支干斟酌其人壽夭貴賤百不失一二今之  
譁世邀利之徒皆祖述其書而未聞有窺其關節機  
牙者蓋其為技兼五行星曆家之學既以日時推其  
分至氣節之淺深以步日月五星之所次又以其五  
行之生死王相清濁愛惡參稽錯徵銖稱寸較以處  
其所賦之賢否厚薄是以其言汪洋虛無而不可執  
持間有不合則曰是時豈植表下漏之所定乎此所

以視諸家之技尤難見其工也近世士大夫東書不

持間有不合則曰是時豈植表下漏之所定乎此所以視諸家之技尤難見其工也近世士大夫束書不學而汲汲趣合於世唯恐不及故此技多售而其言亦徃徃而合吾常悼其然而不能救太息而已福唐蘇生以技來見因以所識十餘人之歲時評之蓋十得八九吾意挾他術也而窮其說則皆有理與吾所聞於古者不甚相遠也豈偶然邪不然韓退之所稱何以過然吾方將營百畝之田躬耕於深山長谷之中共為子職以求其志視一世富貴何啻浮雲之過目而生廼謂我且進為於世吾既歎其有學而多中念斯言之將不驗也故識以遺之生名黻病目視不

踰尺以故不能馳騁其技於四方云靖康丁未四月  
望日新安朱某序

富沙驛記

紹興十年今右朝請大夫郭侯璋來守建安不為苛  
皦之政郡以無事則曰建為州南控兩越北走江淞  
士大夫取道于我者日至而無所於館則問舍於逆  
旅昔晉平公為諸侯盟主銅鞮之宮數里而隸人之  
垣以羸諸侯君子譏之今吾於居處遊觀不敢有增  
而館舍無所其若四方之賓何如是營表故行牙廢  
址子城西南而屬役於其屬葉顥趙伯晞以九月甲

址子城西南而屬役於其屬葉顛趙伯璠以九月甲子經始訖役於十一年三月丁巳土木之工以日計者凡六千二百而民莫之知也扉戶嚴顯堂室靚深昏明寒燠皆適人意又東南列四舍於門外食息之所頒不問館人畢有無闕則雖車馬奔湊而猥至者皆免與市人役夫肩隨踵躡於囂塵塗潦之間附驛之南列屋三十楹積其僦以憊木朽墜剝墉缺而甍毀丹漆黝堊之憤閭圯落者以時繕之余方食崇道之祿來客於建郭侯曰願有紀也三代之有司治其廬舍委積以待賓客者備矣蓋秉禮立制而受之官師細大具舉而豐省有度此所以為先王之法非後

世所能及也去古浸遠士之甘嗜進趣者羸誦之不  
 知而困弊所恃以稱賓客之為故又不及是則或視  
 事之荒堙廢墜于前者不肯一舉手媮得避嫌之便  
 以誘後人均之二者其處心之私一然則為今之吏  
 能舉事以便人非役志以干譽而求益也而民不以  
 為病則既難矣於先王之法又廢幾不失其遺意雖  
 欲不書其可乎新安朱某記

建安縣敕書樓記

建炎初詔州縣官寺趣無之事他不急之役悉禁毋  
 得以勤民建安縣解自火于戊申之盜仍寓於民居

秋盜單露於令所以賦政百里者甚不足以稱中又

得以勤民建安縣解自火于戊申之盜仍寓於民居

湫隘單露於令所以賦政百里者甚不足以稱中又  
更盜賊廢亂至煩王師群盜始次第伏誅是以凡五  
六年猶不克以詔書從事而復於其舊紹興四年今  
左朝請大夫長樂石君廉來為令汙萊浸闢閭里昭  
蘇始營表縣治故址度材致用百役皆興未幾而堂  
廡庫獄與凡令所以聽訟宴客者不侈於舊而皆備  
獨門未及作而石君受代以去後三年今令左承事  
郎括蒼葉君蔣至曰閤卑痺而風氣虧疏前令所  
不暇非以吾諉也吾又趣過目前而曰待後之人竊  
不共事不已甚乎且異時遵用建隆詔書即門為重

屋取凡制敕皮而藏之其上今無所於藏而寘之他所甚非有司尊嚴象魏謹守章程之意乃作新門而因建所謂敕書樓者十年正月某甲子始作訖於三月之某甲子以二數之蓋三千而羸嚴正高明父老來觀莫不豫然動色而相謂縣有大役乃無一吏持符詔謹吾里中者蓋令隱吾民脫命九死之餘日入於困窶而將無以生也恕思而勤撫之斯役也猶不吾及况於奉已厭私之為乎於是相率來請文以為記夫置吏以為民也吏遍於天下而柔良介特之民不獲其所者尚多則材者少也吏材矣私志未泯而

惻怛之誠不至則願指頓笑之間有能乘之以齟齬



不獲其所者尚多則材者少也吏材矣私志未泯而  
惻怛之誠不至則願指嘖笑之間有能乘之以齟齬  
吾赤子者而況於官有大役乎君子之觀政也得其  
素孚於民者而於舉事焉驗之則庶幾矣然則茲樓  
之役其亦足以觀夫

尊勝院佛殿記

始予客政和往來建安必舍於城東所謂尊勝禪院  
者厦屋百楹清邃纓濁常灑然忘其漂泊之勞去之  
十年而再至則盜火之餘草出垣端庭穢屋庫而不  
可入其徒出沒於蓬藿荆棘之間皆慘慘無人色是  
時主者非其人土物之出入不可知恬瘠其衆而自

封也已而執事者案見其罪斥去而以今淨悟大師  
祖源易之源數主聞寺輒棄去廬於南山之巔澹然  
蓋將老焉歲在庚申予罷官行朝寓居建溪之上而  
源來見曰吾將首為殿以居佛度費錢三百萬當勸  
吾州之人有志於善者使之樂捐所餘以助我是役  
也成君必為我記之予曰記易事耳建土瘠而人生  
理薄文數經盜自朝廷常閔閔焉赤子視之非常賦  
也不忍有所斂將安所取三百萬以佐子乎雖然子  
必勉之子能勸子之人施錢以為殿而我不能施文  
以為記乎源曰建人自變亂以來行伍田廬之姦媮

快一時福不盈皆族夷鬼飢不見蹤跡吾濟方在水

以為記乎源曰建人自變亂以來行伍田廬之姦偷

快一時福不盈皆族夷鬼飢不見蹤跡吾儕方在水  
火鋒鏑之間不自意全今乃復得甘食美衣虞樂仁  
聖之澤非宿植善本則何以至此皆將率德蹈義以  
道迎善祥鄙爭吝嗇之俗視昔者則既瘳矣庶幾可  
以廣吾師勸道群生之意而幸有所立此吾所自詭  
而不刻也明年既成土木之工若干偉麗工巧不損  
其舊蓋州之善士某人為之倡而佛菩薩像之費則  
助教吳公與獨任之嗟乎人之可與為善雖蕩析困  
苦萬折而不變此天賦之秉彛未有知其所由始者  
也仁人君子不絕於當世其勢可以鼓舞一世而納

之於善宜不足為難然所謂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  
而向道者或曠世而未之見此又何說歟子既樂道  
建人之易與為善因附之以所疑以風曉在位者又  
嘉源之不愆其志也為之記其年月豈獨以少壯所  
遊而不忍忘也哉

清軒記

余少時未更憂患視天下之物警然不以屑意而尤  
少所合建陽劉文伯獨繾綣從余遊唯恐後已而余  
以貧隨牒四方僕邀衆人之後厄窮卑辱無所不嘗  
亦聞文伯以鄉舉試禮部時時書來相勞苦意不少

衰余既終於世故寓居建水之上蓋將老焉見文伯

亦聞文伯以鄉舉試禮部時時書來相勞苦意不少  
衰余旣稔於世故寓居建水之上蓋將老焉見文伯  
試於鄉有司場屋條對之文條益精密無中年衰憊  
之氣旣又無所合以歸書來曰比卽居之東闢屋若  
干楹花藥在列藝竹以為陰榜曰清軒間於疾疢取  
書史誦於其間客至淪茗論文悠然不知日之夕也  
子為我記之余方汨當世之垢汙恨無饘粥之田可  
以歸耕庶幾跌蕩萬物之表文伯之歲事雖靳靳僅  
足顧方汲汲求決得失於匹夫之手而不能無介然  
於胷次此殆於余所謂厄窮卑辱者未之嘗尔文伯  
有田廬以為歸異時倦游而反方徜徉此軒誦壁間

之記曰有是哉可以油然而一笑也新安朱某記

跋山谷食時五觀館

右魯直食時五觀語予受而行之猶有愧於藜藿而况於玉食乎今錄以示諸弟而贊之以三語曰知恥可以養德知分可以養福知節可以養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豈欺我哉宣和壬寅五月二十八日建州龍居院上方書

戒殺子文

政和七年秋予方寓學雲溪之上聞溪上王氏婦死一日夜而復蘇亟往問之具言所見云死之日方入

正有二吏候於戶間趣之行沙莽中不知日之早晚

一日夜而復蘇亟往問之具言所見云死之日方入室有二吏候於戶間趣之行沙莽中不知日之早晚也忽至一城通衢列肆如大都市凡其祖先與其親戚之死者皆驚怪相問勞吏引至官府西廊吏舍舍中簿書盈屋一吏按簿問婦汝非歙州婺源縣俞氏女乎曰然具問其祖父名與鄉里皆非也舍中吏愕然相顧曰是郡縣姓氏之同者呵二吏復往須臾一婦身血淋漓四五嬰兒攀緣牽挽而至鬼狀甚忿切吏審以州縣姓名祖諱皆是指語王氏婦曰此婦凡殺五子冥司以其子訴寃甚不待筭盡呼之吏誤呼汝歸語汝鄉里親戚慎毋殺嬰兒人間容以幸免此

不汝赦也二吏復送婦及河推墮水中乃蘇尋問於所見追婦家死以其日矣余聞之曰冥漠之事不可得而知也吾鄉之人多止育兩子過是不問男女生輒投水盆中殺之父母容有不忍者兄弟懼其分已貲輒亦從旁取殺之冥追之悞果然乎則不可知不然其亦託以竦寤斯人也耶嗟夫人倫之愛孰如父母之於子者始生之嬰未及咿嚶而忍寘於死父母兄弟幾何不相率而相殘先王之時未成人而死者以殤禮葬之未成為人而無辜以死猶云可傷况夫出腹而殺之無辜而可傷豈不甚哉自予來閩中聞

閩人不喜多子以殺為常未嘗不惻然也無故殺子



出腹而殺之無辜而可傷豈不甚哉自子來聞中聞  
閩人不喜多子以殺為常未嘗不惻然也無故殺子  
孫官有法甚明顧牽於習俗之昏則雖有法而不能  
勝夫法有所不能勝則亦何事於吾言然吾聞吳道  
子畫艷都之變都人不敢屠宰者累月夫人固不可  
以法勝而可以理動者庖宰且可罷况其天性之愛  
乎是未可以厚誣斯人而懸斷其必不可告也故取  
王氏婦所見次第之雖然予文之不工豈能使人讀  
之聳然如見道子之畫哉其亦區區之意有所不能  
已也他日將有語其子孫者曰活汝者新安人朱喬  
年也或由此也夫



常齋集卷之十一

新安朱松喬年

表疏啓

代謝獎諭表

書

仰申華祝實間謠頌之言方恐堯舜亟拜都兪之詔  
俯從人欲曲荷天慈中謝切以為天下君既擁三靈  
之祐使聖人壽實繫四海之心矧冒寄於承宣久叨  
承於扈從敢期日月之照不遺臣子之誠伏遇  
皇帝陛下克享天心永作民主接昌期於千歲已幸  
親逢讀細札之十行更勤寵賁臣無任



代賀冬表

化日初長方謹羲和之日潛陽來復灼知天地之心  
恭惟 皇帝陛下蓄德粹剛撫時嘉謚靈承天紀孚  
祐含生茂對時行道迎叶氣肆鴻儀之亞歲歛諸福  
以錫民臣久荷寵光誤叨春寄佩竹符於江海遙効  
嵩呼瞻黼坐於雲天亦同星拱

又

江

潛陽獨復至日舒長推神策以驗時降年有永得天  
正而紀曆卜世其昌恭惟 皇帝陛下道邁古初仁  
均普率于帝其訓方歛福以錫民與時皆行自履長

和納祐明庭星拱誕舉鴻儀列辟嵩邱茂膺殊祉

均普率于帝其訓方歛福以錫民與時皆行自履長  
而納祐明庭星拱誕舉鴻儀列辟高卑茂膺殊祉  
文膺郡寄阻奉朝紳宣化海隅幸同於率舞傳觴三  
座但想於登歌

代賀 道君皇帝表

斷自宸心進陟元后神器有託成功不居雖天實啓  
其衷唯聖不失其正華夷慶抃今古罕聞恭惟  
道君陛下運撫昌期心凝至道躬後天之曆數以丕  
冒于下民得率土之歡心方永承於景命遽傳元聖  
退適希夷下陋周唐初非盛德之舉遠追堯舜不以  
大物自私一德享天蕃釐有繼重明在御垂祐無疆

臣方守郡符阻陪庭列褰裳高蹈神馳汾水之游向日微誠願効華封之祝

代賀天申節表

謳歌歸啓本曆數之在躬壽考祝堯信天人之合契祥開載夙慶浹含生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德紹文謨功承武烈穰穰大福旣膺億萬之年翼翼小心自銷九六之會行宅中而居正永躋壽以宜民臣方荷朝恩外將使指逖瞻天仗方馳魏闕之心下酌民言願獻周詩之祝

代進銀狀

膺圖霄極集鴻祐於三靈受計殊庭効多儀於萬國  
前件物祥標瑞牒品列貢書瞻溯堯天虔效奉觴之  
祝阻陪禹會心馳執玉之朝

又

柔祗出寶彰一人有慶之符方物克庭罄萬國多儀  
之享稽貢書之列品亞上幣以稱珍川委嘉祥申祝  
乾坤之壽天臨正宇莫陪玉帛之朝

代謝賜對衣金帶表

齊官出笥躬膺三服之珍漢詔錫金腰適萬釘之麗  
寵光曲逮衰朽增榮伏念臣頃自布帛浸塵紳組凝

嚴列侍曾微華國之稱艱棘周旋茂効捐軀之志驟  
從外服擢寘貳卿分符亟畀於江藩隸職愈親於宸  
極重忝便蕃之錫曷酬衣被之私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圖回中興揔攬黎獻不吝身章之寵式昭  
閭寄之隆恩寔重於解衣未知報稱悖雖深於垂帶  
曷副憂勤

代進 哲宗皇帝實錄表

若稽先王昭示來世追述功德蓋賴聖神之繼承蒐  
輯見聞具存文武之方冊垂光無極奕世所同恭惟  
哲宗皇帝臨朝尊嚴初政淵默內承太母已形孝治

之風外倚宗臣遂啓升平之運延登衆正賓服四夷



哲宗皇帝臨朝尊嚴初政淵默內承太母已形孝治  
之風外倚宗臣遂啓升平之運延登衆正賓服四夷  
屬邦誣力肆於紛更故國事遂歸於紹述追攷一時  
之異議皆非當日之本心仰惟 皇帝陛下撫時多  
艱躬德甚盛始初踐祚已明崇慶擁右之功推本承  
桃又述先朝孝友之志廼因間燕時御遺編念疑信  
之異傳典刑未泯察詆誣之無據邪正自分博延諸  
儒探纂前記臣方尸宰事夙被德音初乏整齊舊事  
之能仰倍褒廣前列之意至於芟夷猥釀補綴闕遺  
雖叨典領之榮名寔藉編摩於多士龍興御曆欣正  
論之顯行麟趾卒篇懼前修之難繼

天寧節功德疏

九清垂祐爰開兆聖之辰一德承休永撫出寧之運  
人神胥賴夷夏交欣矧冒寄於承宣敢虔伸於頌祝  
當渚虹之慶節遵蓋簡之真科仰祈不宰之尊必致  
無疆之壽伏願 皇帝陛下永作民主克享天心睿  
德日新福祿川至推仁溥率躋壽域以康寧儲思穆  
清配道樞而長久

又

月旅辰移節復臨於盈數天旋日轉民久跂於清塵  
輒緣愛戴之誠虔致禱祈之懇仰惟大覺洞鑒微衷

宗祐垂休龍天薦祉龍頭噴地坐知胡運之

輒緣愛戴之誠虔致禱祈之懇仰惟大覺洞鑒微衷  
伏願 宗祐垂休龍天薦祉旄頭墮地坐知胡運之  
窮綠耳籥雲卽見皇輿之復益崇睿筭永燕宸思

又

跡環天下雖夙慕於真遊恩浹人心自難忘於善祝  
驟及言名之日具輸後后之誠仰冀覺慈必從衆欲  
伏願 上天眷顧諸佛護持平國成功歸饗九州之  
養華封效祝永膺萬壽之期興運有開遺民胥賴

天申節功德疏

執衡司序寔開申命之祥膺錄御圖自享後天之曆  
敢資善祝仰叩覺慈少伸螻蟻之誠曷報乾坤之施

伏願 皇帝陛下無疆介壽有截歸仁大輅天旋行  
執望賢之轡靈旗星煥亟班涿鹿之師丕冒神州同  
躋壽域

謝福州祈雨疏

常暘為災南畝告病民瀕溝壑諒軫佛慈政戾陰陽  
寔繇吏責僧伽大士法身常住願力無邊降升人天  
運用悲智伏願洞昭精悃深憫疲羸並告山川之靈  
大敷雷雨之施一蘇焦稿式副歸依

代請水白馬鱣溪廟疏

靈區峙勝大庇一方神物效祥普滋萬彙睠茲南畝

靈區峙勝大庇一方神物效祥普滋萬彙瞻茲南畝

適告亢陽用竭蠲誠具嚴法供恭叩九淵之邃就分  
一勺之清仰蘄顧依卽告霑足訖成豐歲永賴神休

謝林郎中啓

學政師門方幸解顏之進刻章天陛忽披薦墨之光  
盛德曷酬溢言難稱仰衝知獎但積愧懷伏念某衆  
謂迂愚自知凡陋徒以弱歲知慕古人才不逮而志  
強空仰聖門之高遠親方強而養闕苟脫名場之險  
巖忍為小人而折腰盖規斗粟以糊口旣素志之不  
立媿先民其已踈顧流俗孰能知其心惟聖賢必有  
處於此頃陪下邑之屬獲事大夫之賢羽翼未成將

仰勤於伏鵠，鏘鏘自獻，輒敢效於躍金。雖祿薄以不  
克，幸職卑而易稱。奉承懈緩，已迨遣訶。送逆差池，又  
叨庇護。俯憐衰拙，何敢望於君子之門。曲恃仁明，有  
以安其不肖之分。茲為幸會，更被薦論。黼黻華章，聳  
觀衆目。蒯管陋質，假重一高。愧溢心涯，恩超望表。茲  
蓋伏遇某官德業久大，材猷偉明。望臨一時，學貫千  
載。久隆眷注，方此踐揚。念報恩之孰先，急援能之為  
務。超超自棄，曾微根柢之先容。特達深知，蓋出權衡  
之公舉。惟致身之文學，懼不克堪。若飾吏之廉勤，或  
能自勉。某敢不益進其學，求稱所蒙。苟不辱於門闈，

願永煩於陶冶，私門修謝，愧免俗而未能直道。方興

能自勉其敢不益進其學求稱所蒙苟不辱於門闈  
願永煩於陶冶私門修謝愧免俗而未能直道方興  
知復古之有漸過此以往未不知所裁

賀中書胡舍人啓

伏審光奉制恩典司書命伏惟慶慰伏以元聖御歷  
中興撫期方秉武節之嚴芟夷亂畧允資文德之助  
叶濟艱難惟太微裁於化元而內史贊襄於基命  
道王德意咨訓誥之丁寧宣國威靈法雷風之鼓動  
素推鴻筆果簡清衷恭惟某官邦家典刑人物冠冕  
謀三斷國素蘊蓄於經綸騰實蜚聲久周旋於敷歷  
凜霜臺之風采靡聞背闕以誼諱竦玉斧之威稜孰

敢按兵而顧望亟自三長之選進班六押之崇入侍  
凝嚴具輸忠讜塞英華於淳古救翫散於斯文衆正  
旣興並增廊廟之重丕平可冀頓釋猷畝之憂豈徒  
畢協於師言即見進陪於國論某久於宗幕特荷獎  
憐試吏馳驅厭魚鹽之瑣碎受知感激覺肝膽之輪  
困默自揣於衰蹤期永煩於元造未由趨拜徒切傾  
瞻

賀福州張叅政啓

伏審肅奉制恩出臨侯屏奉冊書而造膝方渴於嘉  
猷擁玉節以偃藩暫煩於舊德凡依庇疇居切懽欣

恭惟某官學富經綸望隆諸弼擬嚴列侍素高華國



猷擁玉節以偃藩暫煩於舊德凡依庇疇居切懼忱  
恭惟某官學富經綸望隆諧弼凝嚴列侍素高華國  
之文艱棘周旋益勵匪躬之操方聖神之踐運躡俊  
乂以奮庸席雋望以九遷人無異論奏膚公於兩社  
帝所仰成惟長樂之名藩占全閩之奧壤笑談樽俎  
從容雖異於平時襟帶山川鎮撫允資於重望惟國  
勢之安危繫輔相而廟謀之本根在朝廷諒膺枚卜  
之求即有追封之召某尚貪升斗乂辱沉塗識太白  
於天津敢論疇昔見茂宏於江左幸託微生自憐冗  
瑣之蹤阻拜熒煌之座邈瞻旌棨方聯少吏之下陳  
仰累陶鎔願借大鈞之餘力歸依之悃敷述奚周

賀程待制知温州啓

伏審甫趨召節亟拜綸恩延對西清雖渴嘉猷之告  
偃藩東道重違榮養之求諒惟物望之僉諧豈獨私  
恟之欣屬恭惟某官材高國棟望重耆英踐履純明  
凜奉身之一節風猷強濟歷盡瘁之百為越從寄注  
之嚴出總委輸之寄被恩言於三錫素簡清衷席峻  
望以九遷待周華貫巧便親輿之養就分帥閩之符  
倅狂寇之鱷鯢出遺民於塗炭果膺號召益見推明  
陟降殊庭副仄席輟冷之歎藩宣外服有擊鮮戲綵  
之歡度少愒於名邦即進櫻於密務某門闈下列鄉

之歡度少愒於名邦即進櫻於密務其門闈下列鄉

鄙晚生鑿柄不謀了無心於經世斗升自役苟祿  
以逮親誤蒙收錄之恩因有攀緣之意陰虬自躍儻  
密會於風雲朽木難彫或蒸成於芝菌永言欣懌莫  
罄敷宣

謝謝參政啓

溫言曲薦逮筦庫之下陳窳質何堪被鈞陶之餘力  
靖惟淺陋曷稱褒揚伏念某早守孤經亟麈未仕一  
行作吏久困於抱關三釜逮親愈勞於負米晚晚坐  
嗟於急景低回益愧於初心友黨譏訶何異土牛之  
留戀天涯流落真成木偶之漂浮念方力學於古人

深耻自同於流俗蹈立身之矩矱非以干時問行道  
之權輿付之造物勉從吏役來筭商縉義命所存敢  
懷不屑之意會計雖當實有易汙之憂仰藉庇存稍  
寬督過冀少稽於歲月求歸即於田園絕希畷乂之  
游自審竒屯之分何期誤舉驟激濡衰而况抱槩石  
渠羽儀上國橫經文席領袖諸儒永惟盛德之所加  
終懼溢言之難副此盖伏遇某官斯民先覺吾道主  
盟綜九學之淵源作三朝之心膺入陪國論濟川瀆  
而得舟航出布藩條醜江河而灌尋尺搜揚群彥翊  
贊中興俯睠衰遲特垂獎引某敢不追尋舊學勉企

前修登李膺之門既塵品目游薛公之閣妄意攀緣  
儻坯冶之無遺或桑榆之可冀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謝參政除萬壽侍讀啓

伏審介圭入覲前席延登西學貪賢方渴謀猷之告  
殊庭庀職聿彰體貌之隆明命誕敷輿情胥慶伏以  
事師古而有獲傳說稽首以復王義勝欲而必昌太  
公奉書而端冕惟君正而國定蓋源澈則流清仰陪  
資訪之勤允屬典刑之克緝熙聖學纂前哲之永圖  
眷倚宗臣修本朝之故事恭惟某官學臻聖奧望冠  
耆英經國高文遠追大訓亮天賢業簡在淵衷道德

被於布帛既廣成均之化精忠貫於金石又高社稷  
之功亟協師虞進聞大政謀王斷國士多誦於格言  
尊主庇民世已蒙於高澤方當陽之備重遽請外以  
均勞詔甫趨於暑行恩復延於晝接西清入侍聳觀  
列辟之儀刑東閣荐開行正台階之符采某久於宗  
慕特荷眷知聞道師門常預解顏之進飛章天陛誤  
沾薦墨之餘竊自附於下風期永依於元造閔卑棲  
於莞庫已藉褒揚拔滯迹於泥塗尚繫簡記依歸之  
素敷述奚周

上綦翰林啓

卑棲冗胥絕政崇高久掃迹於英躔粗安愚守竊馳  
心於德宇貪附下風雖稽履舄之瞻尤結藩墻之想  
恭惟論思密勿陪侍穆清躬令德以考祥固靈襟而  
擁福伏惟某官當世師表斯文典刑忠精自結於主  
知風采聳聞於輿誦豫扶衰之大義奮經世之遠猷  
陞四禁之華典冊造於大訓陟貳卿之峻德名冠於  
中臺力祈勞逸之均暫佩藩宣之寄蕭生補外甫慰  
遠民陸贄居中久懸睿想亟膺號召入副詳延忘前  
席之勤日親帷幄被解衣之寵望絕臣鄰惟文章關  
世道之盛衰而詔令宣朝廷之德意反醇醲於慶曆

益知皇運之隆體深切於正元彌識人心之固側聽  
言辰之獻遂符獨對之言式厭具瞻豈唯孤願伏念  
某陟道殊淺賦材踈卑強顏升斗之營悵流光其將  
晚冥心尺寸之進信適俗而已踈顧方縻冗役之勞  
何敢援同年之契寅緣過聽簡記衰蹤仰惟鑒裁名  
教之宗方以長育人材為樂曾未遑於擁篲輒妄意  
於攀鱗拳曲無庸將前求於槩括悍堅不棄冀仰累  
於坯鎔永惟宗慕之深尤劇歸依之素願言珎嗇前  
對寵光

謝館職啓

拜嘉明命叨給札於禁林試可中宸驟策名於藏室



拜嘉明命叨給扎於禁林試可中宸驟策名於藏室  
脫冥煩之冗役廁清切之英游祗荷甄收良深震愧  
竊以上聖御曆中興撫期方秉武節之嚴芟夷僭亂  
允資文德之助叶濟艱難纂逸典以宣猷闢英躔而  
儲止廢幾封殖以俟選掄惟先王大訓之所藏縻歷  
世彌文之咸在圖書襞積黃墨紛綸本原四目之神  
靈聿稽於詒訓儲正六書之變革精覈於聲形冀因  
點勘之勤益廣見聞之富向非多識天祿之奇字深  
探酉陽之秘文搜薤葉於名山釘金根於徃牒則何  
以刊收四庫綜產九流如某者名實不揚人門俱下

抱孤經而干澤，堅脫名場，導三尺以在公。亟縻吏役，皇皇從食，毋毋趨塵，僅成旋効，以不堪。雖復傭耕而何憾，值潢池之方熾，伏鎗里以深藏，被檄行臺，筭商瀨海為親，而喜忘冗瑣之卑，棲援上何階，固崇高之絕，跂已分甘於遠，屏誤垂簡於旁，招貝齒長，飢空羨公車之粟，塵蹤易隔，阻趨宣室之庭，姑自信於竒屯，方日須於罷遣，將改轅於下澤，遂掃軌於修門，俄被恩言，俾程薄技，追煖姝之舊學，取笑大方，緝翫骸之蕪辭，深慚少作，寧酬發策，甫就著篇，大手旁觀，駭群公之堵立，皇明俯燭，備清燕之衡程，仰惟以聖學之

高明內省，寡聞而墮，越較期，睿獎加錫，俞音追飛，群

公之堵立皇明俯燭備清燕之銜程仰惟聖學之

高明內省寡聞而隕越敢期睿獎加錫俞音追飛群  
玉之峯獲肩於衆彥討譯曲奎於畫博攷於前言望  
不素然恩誠有自此蓋伏遇某官材高經濟望重弼  
諧推至公之心整領人物收群策之助圖回事功施  
及妄庸濫塵棟拔咸池在御不遺曹鄴之詩華袞所  
褒遂畧春秋之責某敢不益堅難進之節盡讀先見  
之書潛心聖門尚友先哲辨魯魚之謬何足報於生  
成澤霧豹之文尚少勤於長育過此以往未不知所裁

代魏侍御謝提刑啓

承流千里方竊於誤恩託庇二天更塵於華薦辱言

已重引分非宜伏念某受材迂踈遭世休顯玷華塗  
之下列昔何補於涓埃得支郡之左符今已愆於膺  
力民有豐登之樂心無撫字之勞苟幸庇存敢蘄褒  
薦温言曲被實踰黼黻之華陋質何堪但增管蒯之  
重此蓋伏遇某官立中道以待物慕上臣以事君方  
榮路之峻躋眷衰蹤而俯錄顧竭其智力雖無以儒  
飾吏之材然老於詩書粗有學道愛人之志稍寬訶  
詰加惠初終儻無愧於成言其敢忘於厚德過此以  
往未知所裁

代陳參政回李丞相謝轉官啓

代審上流作屏方賴於折衝當宁念功亟聞於遷秩

伏審上流作屏方賴於折衝當宁念功亟聞於遷秩  
牢辭屢却成命莫回未遑慶牘之修先拜温言之寵  
恭惟某官德業久大謀謨忠嘉方初政之清明首陪  
興運既遠民之安集允藉壯猷已紓西顧之憂彌重  
仰成之體餘威所憺式訛姦宄之心序爵更崇益注  
聖神之意而乃久持謙柄愈厲高風豈惟務式於一  
時固已紹隆於前哲某方嬰重責竊企下風股肱惟  
人大懼天工之曠京師蒙福尚沾河潤之餘感佩之  
悰敷宣罔况

謝宮觀啓

皇齊集卷下

高

食而聽事久勤覆露之私噴有煩言重荷陶鎔之賜  
得郡自試蒙恩不貲乃猶瀝懇而有言亟獲奉詞而  
自屏捫心知幸銜施不忘伏念某卷曲之材分甘捐  
棄享嘉之會理絕覬覦志氣凋零但恬然於義命神  
明憤耗既蕭颯於顛毛偶給扎於玉堂遽飛纓於蓬  
渚叨塵郎選託備史官自抵譴訶卒煩調護矜其趨  
走之舊假以息偃之安鬻辭統之多方蒙裂地襍其  
支離之臂獨勉受功然方當宁焦思而憂勞衆賢致  
身以馳驚積縻廩稍苟道馳驅既永負於食功復何  
殊於罔利而縮畏事覺精銳之坐銷懷安敗名顧養

養而自歎素食之刺流汗以慙此蓋伏遇某官功高

殊於罔利而縮畏事覺精銳之坐銷懷安敗名顧恭  
養而自歎素飡之刺流汗以慙此蓋伏遇某官功高  
宗臣德媿元哲謀合天意方宣厭難之威身為國基  
實佩扶衰之寄整領人物叶圖事功將躋四海於丕  
平猶軫一夫之不獲有如庸器亦託下風將絕企於  
修門未知報稱尚激昂於末路不至惰媮

問候張丞相啓

去遠門墻積有歲月託身埏埴分苦窳之無庸遠跡  
泥塗固高明之絕跂欲布瞻依之懍懼干恩瀆之誅  
方竊伏於海濱敢徹聲於從史恭惟甄辭論道均逸  
撫封翕受至和具膺多祉伏以某官道契天則身為

國基當軸處中則多士豫附而功日起假鉞居外則  
大敵震動而人不憂方廟筭之少勞尚天誅之未  
決即承晝接無憚暑行下副具瞻仰寬焦思某久深  
宗慕昔荷甄收誤蒙方底之書俾趨交戟之陛甫正  
中都之秩荐陪藏室之游而憤眊寡聞樸愚自信思  
金躍之戒每怡儼而厚顏亡穎出之竒但摧藏而卒  
歲莫知報効自抵譴訶職是負薪之憂猶曠沒階之  
禮曆日其吉趨風匪遙班作礪之篇行見進揚於休  
命賦衰裳之什尚無使至於他人

謝人書啓



海市征商偶繼西溪之躡士車稅鞅幸瞻東魯之風  
更辱高文以為先贄褒同華袞既假寵於衰蹤報乏  
南金徒深銘於厚意

謝人詩啓

書

久厭斗升欲棄桴而浮海幸瞻冠履殆忘肉以聞韶  
更塵黼黻之文坐增管蒯之重念雜佩相酬之未暇  
徒有報章雖賦詩見屬之過宜敢忘拜賜

定婚啓

為甥立肖

竊伏閭閻久心傾於德義幸同土壤敢自附於婚姻  
伏承某人婉婉多儀柔嘉有則某兄孫某藐是弱質

揃知義方惟節春秋莫忼相其饋祀肆求伉儷使撫  
有其室家茲拜成言賜之內主既襲祥於吉卜用委  
幣於高闕軒冕照人雖大族非吾偶也蘋藻有奉抑  
先君實寵嘉之

書 圖 江 浙

帝齋集卷之十一



常齋集卷之十二

新安朱松喬年

行狀 墓誌銘 祭文

先君行狀

公諱森字良材姓朱氏世家歙州之黃墩七世祖天祐中以陶雅之命總卒三千戍婺源邑屋賴以安因家焉曾祖甫祖振父恂皆不仕公少務學科舉既廢不復事進取既冠而孤他日歲時子姓為壽舉先訓戒飭諸子諄諄以忠孝和友為本且曰吾家業儒積德五世後當有顯者當勉勵謹飭以無墜先世之業



已而嗚咽流涕以奉養日短為終身之憂胷中冲澹  
視世之榮利泊然若不足以干其心者家人生產未  
嘗掛齒子松遊鄉校時時少得失無所欣戚家既素  
單久而益急或勸事生業曰外物浮雲爾無庸有為  
也使子賢雖不榮於我足不然適重為後日驕縱之  
資爾獨見松從賢師友遊則喜見言色其篤於道義  
而鄙外浮榮蓋天資云晚讀內典深解義諦時時為  
歌詩恍然有超世之志與人交無賢否皆得其懽心  
然胷中白黑了然人莫能名其為通與介也以年月  
日卒於建州政和之官舍享年若干娶程氏三男松

舉進士迪功郎初尉政和也次樞次樞二女未適人

日卒於建州政和之官舍享年若干娶程氏三男松  
舉進士迪功郎初尉政和也次檉次棹二女未適人  
將以某年月日寓葬于政和護國院之側謹狀

楊遵道墓誌銘

公姓楊氏諱迪字遵道南劍州將樂人今徽猷閣待  
制提點西京嵩山崇福宮某之長子也曾祖某不仕  
祖某累贈朝議大夫公為髫髻已能力學指物卽賦  
凜然如成人旣冠益貫穿古今孝友和易中外無間  
言平居無喜愠色至急人之困而樂其為善則矯然  
敢為必極其意而後已與人辨論綱振條析發微詣  
極冰解的破聞者歛聳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

口故無賢不肖愛敬之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里有  
貨訟不決者連年公一言而兩家為之平其誠信於  
人如此崇寧三年侍徽猷官荆南歸展先塋八月甲  
子次于邵武之傳舍以疾卒年若干初熙寧中河南  
二程先生紹絕學於孟氏不傳之餘四方學者顧俗  
學而自悼遊其門者惟恐後獨徽猷與二三公號入  
室公方遊大學聲出等夷一旦棄不顧抱經遊于伊  
川之門以邈然少年周旋群公之間同門之士咸歛  
手以推先伊川少然可雅噐許公公於易春秋尤為  
精詣嘗曰人之不可無學猶飢渴之於飲食苟不知

方則常患乎異端之弱人人孰不知此而卒蹈之

精詣嘗曰人之不可無學猶飢渴之於飲食苟不知

其方則常患乎異端之溺人人孰不知此而卒蹈之者習俗昏之也又嘗謂世論莊周怪誕喜訛聖人此正自淺陋何足以議周也大要周於聖人之道畧見主角遽欲廣已造大而不能自持至分遊方之內外以為二豈知夫聖人精義入神者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者乃所以崇德乎凡著其所得及商畧古今為文數百篇今有十一二藏于家二程先生既沒天下師尊其道者推楊氏謂徽猷公龜山先生不敢名而公負超詣絕人之資克世其學雖世之望公也則亦然乃不幸而蚤世豈非命也耶公沒孤尚幼後若干

年始克葬公于某州某縣某鄉某山之原娶葉氏朝  
議大夫致仕祖武之女配公無遺德以喪母致疾先  
公三年卒子男三人雲舉進士二早夭雲與予相好  
學業志操能世其家者以舅氏撫州司馬曹事僖年  
之狀來請銘予不及識公自來閩中多從龜山門下  
士游間論近世學者至公皆曰吾不及也謹為之銘  
銘曰斯文盛衰天實命之有嗜其徑異端乘之道堙  
不治以與聖違有志於得俗學悟之以見自私乖戾  
莫施孰為毅然莫乘莫昏天蓋祐之使與斯文屹屹  
龜山淵源伊洛如星之斗以表後學公為之子妙質



龜山淵源伊洛如星之斗以表後學公為之子妙質夙成目濡心渟食息訓經不躡不陵師訓是程軌道以趨不畔墨繩行滿鄉黨世孰知之遺文蔚然不可瑕疵胡不百年以究其業齋志莫陳方壯而折天其或者尚相公子我銘幽竈以告來世

承務郎致仕卓公墓誌銘

去建陽而南十里泉竹深靜岸谿而廬者有宋隱君子承務郎致仕卓公之所築也公既孤置家事不問奉母夫人居焉養葬盡禮不跡城邑者三十年某視公季子特立為同年兄幸獲升堂拜公退而語世之士大夫以謂古之常德君子俯仰不作者如公蓋望

其表而知之宣和五年夏六月過門則公以四月乙未捐館舍笑入哭公柩而退慰其孤且稱遺命將以九月十日襄厝于洞源之塋屬予銘之予視諸孤蕭然不勝哀不忍以荒拙辭謹按卓氏本福唐今為建州建陽人者自公七世祖徙也曾祖某祖某考某皆不仕公諱某自元舉少力學無不通已而語人曰吾冢子其可以媵臘不共為親憂去治俯仰之養友誨二弟經紀其孤無可憾皇考厲疾有異僧過門察公憂甚授丹篆符詰朝失僧所在自是尊信內典晚益精詣訓釋其書發明為多既丁皇考憂不御葷酒終

則燕居寢食有常蕭然一室晏如也心平氣和未嘗

精詣訓釋其書發明為多既丁皇考憂不御葷酒終  
制燕居寢食有常蕭然一室晏如也心平氣和未嘗  
面短人然無賢不肖尊畏之鄉黨至無訟云季子學  
問浸有聞時時小得失若弗聞者至試不利禮部始  
手書古人詩開勉之平生折券不勝計繼室魏氏之  
亡公方主家事寔不能斂猶有誣其自私者未幾誣  
者嘔血疾首陪死于庭識者異之嘗有巨商告公有  
家難將亟歸從者偶語有見圖意以精金一篋寄公  
去不索劑約踰年復來出篋示之封識宛然先是營  
壽藏一日遣人夢闢其道頃之得疾謝醫祝書四句  
偈示諸子超然非世間語也時季子以迪功郎為越

之山陰丞飭書別之已乃坐逝蓋公所建立非易以  
死生動而況於義利之際然猶不及於疑且謗真為  
善之難哉生平忠信勤約務要以身先子孫故諸子  
暨孫皆兢兢佩先訓端飭自立而其季遂以學行卓  
然為聞人其奉身信道有無愧古人者非特見公訓  
子之方厚施而必報深蓄而徐發其在茲耶公享年  
若干重和改元霈然以年及格而子藉吏部得今官  
初娶張氏男五人其四曰某某某女二人長適王亮  
次適王舜孫皆舉進士孫男女合十人公猶子宣教  
郎知南康縣雄實狀公行某視公丈人行也顧文字

郎知南康縣雄實狀公行其視公丈人行也顧文字  
之不能工何以震耀潛德而燕賢子之心謹誌而銘  
之曰以媮自愚世顧曰智我求有常久不克值有隱  
卓公抱一陸沉德義為佩而閔其音居然環堵鄉鄙  
是効不貴以驕曰公師保夜旦死生泊無戚欣相彼  
儻來何直浮雲匪躬之羸肆惠于後以學發身公實  
有子洞源之樊公柩所宅有來承休質此幽刻

謁廟文

涖官云始蠲日告虔祗被靈祠恭陳薄薦仰蘄聰直  
昭鑒潔誠冀我寵綏汔無災害

代福州禱雨諸祠文

七閩之農鑿山隄海以為田雨暘之節小失其常則  
有旱沴之憂今茲春夏以來陽亢而雨愷高者源泉  
涸枯而不可耕下者又為海鹵之所浸蝕溝壑在前  
民今其慄慄敢佈腹心于我明神惟神秩于明庭廟  
食茲土斯民歲時奔走饋祀世世而無敢怠者凡以  
神能佐佑陰陽易凶為豐以免於饑饉流殍之故也  
惟神奮張威靈誕布甘澤以荅斯民之望吏亦預受  
其賜

又

浙

春秋書不雨傳曰書不雨閔雨也嗟乎為今之吏雖

未能無愧於民以干陰陽之沴而豈敢忘閔雨之意

春秋書不雨傳曰書不雨閔雨也嗟乎為今之吏雖

未能無愧於民以干陰陽之沴而豈敢忘閔雨之意哉屬者雨濇暘驕種不入土三農告病懼不免於溝壑是用齋祓精虔引愆瀝懇控告於我有神惟神孚佑一方克享饋祀尚哀斯民擣手之急密會山川之靈誕敷雷雨之澤庶幾今秋猶得中熟民既得以餘力奉公上之征賦長民之吏受職之神皆無愧於斯人者歲時潔醴豐牲以承事神世世其有斁乎

代謁先聖祝文

某聞先王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無不在於學而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某肅將使指愬計閔部服官

之初齋被進見於學悉延諸生與之瞻望跪起于素  
王之庭豈獨昭示斯民興其蒙被道德之澤之意抑  
今干戈甫息公私困竭蓋將詢事選言求庶幾於君  
民兩足之訓仰止墻仞其敢不虔

代謁諸廟文

惟神受職明庭實司民命宇祐此土以無災害茲摠  
委輸奉將使指涖司云始敢薦微誠

告贈官文

某罪逆不天未及伸區區烏烏之養而奄罹酷罰大  
息未報永懷身之憂一念及此心肺摧裂恭承餘訓



息未報永懷身之憂一念及此心肺摧裂恭承餘訓  
備官于朝乃紹興七年歲在丁巳天子有事于明堂  
祇見天地以祖宗配發號赦天下追榮百執事有列  
位于外朝之親而某方備數館閣於是贈先考承事  
郎先妣太孺人今既三年矣方繫官于茲若朝夕未  
以曠敗卽罪而得去朝廷當躬持封冢詔書及命服  
以告于壟下南望楸梓長號雨泣謹因櫜之政和以  
告

焚黃文

紹興七年天子有事于明堂天地報况祉福盈衍遂  
推恩大夫士之有列位于朝者而及其親非獨廣孝

治之風亦所以慰人子欲報罔極之意某於是時雖  
未有朝位而備數館閣有司案故事以考妣承事郎  
孺人之命告于第某不肖不足以荷先訓蒙被封冢  
之寵而又官行朝又不即奔告以無失時迺淹留至  
于今慙懼感咽不知所言恭惟 神靈不昧尚膺  
天子丕顯休命

祭丘君文

猗嗟丘公市隱之倫紛攫金而爭先炯懷璧以自珍  
超獨懷於德義外不亂其光塵樂怡怡兮自適坦蕩  
蕩兮無垠躋承家之子弟服義方以資身吾來閩歲

蕩考無垠。龜承家之子弟。服義方以資身。吾來閩歲

八周。悵識公其何因。惟先君之仲女。婦子舍而通姻。方言還而在道。篚覲幣而未陳。忽奉訃以來。告奄捐俗而返真。嗟乎天之不淑。胡獨折此善人。念此徃哭。其何及為。喪七而廢。飡傾聞公之晚歲。頗玩志於竺文。了一世之泡幻。盱生死如夕。晨曾其躬之不羸。天以燕其後。昆方世胄之有奕。矧先德之未泯。嗟惟公復何憾。悼生者之號寃。馳斯文以侑奠。庶冥漠之或聞。

代鄭德與祭龜山先生文

道喪千載。聖遠言堙。矧曰國家。莫善其身。三川之郊。

篤生至人公甫筮仕摠衣其門聖有遺訓俗學所霾  
手摩層雲日星昭回六十餘年學者有師斯文所寄  
天亦耆之靖康初元天子側席擢從史氏來長諫列  
國勢危安廷議中式有懷必獻曰此予責帝王在淮  
海始初清明日御詩書渴見老成白髮蒼顏歸侍邇  
英如周武王丹書是承得謝言旋田里燕息有言有  
行四海是式謂當期願難老永錫執餽乞言福我王  
國云何一卧遽告易簣邦人涕洟朝野大息嗟哉冥  
頑多難所嬰避影趨風久愧未能越自世父執經師  
庭德義之契施及晚生惟先君子謀謨密勿天嗇之

庭德義之契施及晚生惟先君子謀謨密勿天盛之

年勲著王室公昇銘章黼黻金石幽竈是藏以詔無  
極盛德之賜曷酬萬一祖祭有期來從執紼帝懷元  
老天不慙遺奠觴一哀豈獨吾私

祭鄭龍巖文

書

我尉尤溪少未聞道不安厥官跌宕物表維賢宰君  
不我瑕疵美疾潛去砭之藥之比稍有聞追悔何及  
見容則多賢哉師德九仙之別俯仰六年公官龍巖  
手書見存知我倦游日困羈窶督以赴銓舊家來寓  
來官公鄉日訪代期阻闊浙舍跂予望之重九之書  
粲然累紙既再涉旬與訃俱至嗚呼哀哉公與人交

通介之間外同光塵涇渭了然達於民政心為衡石  
清畏人知不求赫赫勝日婆娑萬事一尊考評書詩  
有流有源展笑吉人宜壽宜貴豈期微疴一卧遂蛻  
位高疾顛基薄崇墉播惡遺臭形渥而凶公齋令名  
全歸墉下位雖不克不克無憾樂樂諸孤甫以喪歸  
身有吏責徃弔不時德義之隆追懷永慨孰知予悲  
寄此一酌

常齋集卷之十二終

玉瀾集



新安朱棨逢年撰

次韻梅花

陰陰雪意雲垂地，曳策微行傍清泚。眼明橫路出江  
 梅，烟暝沙寒迷表裏。當年一夢山月明，依約瑤臺見  
 仙子。俗緣掣肘意未了，弄出飛瓊亂紛委。摩娑銅狄  
 豈須話，滄海揚塵固其理。花神縱步來闔苑，羞怕唐  
 昌偷玉葢。回風自作粧半面，泣露真成愁齟齬。相看  
 一笑豈易得，分與天香更清美。那知脫屣塵寰去，頃  
 刻蓬萊三萬里。黃昏誰伴醉鄉歸，天色無情淡如洗。

次韻寄求道人

天工憤憤春無力桃李顰心少顏色夢中矯首望三  
山我是東南未歸客岩壑交游人姓支相思江月半  
成規遙知草木代說法豈是盡餅隨兒嬉此身分不  
過朝市何日相泛拂衣袂豈容陶令載白蓮會作鄭  
虔書落柿

二詩寄德粲并簡內觀諸友

春風本自掣肘去那更病留過一旬滿眼山川雖不  
改連天桃李已成塵銀河誰與洗兵馬寶唾安能泣  
鬼神悵望故人分雪此飛雲落日在綸巾



鬼神悵望故人分雪此飛雲落日在綸巾  
九淵亭上二三子見說年來事事新  
隔水不容招手喚曲窓已有畫眉人  
醪醑香好急携酒鷓鴣聲繁催  
送春笑我江南未歸客飄然天地一閑身

寄人

一牛鳴地兩禪林霧雨初晴翠靄深  
熟路緣溪穿窈窕踈鐘喚客出巖嶽  
未求黃卷成功處且辦青山避世心  
悵望不來還獨返秋風聊作暮雲吟

十月上休日示求道人

老禪獨卧千岩表枯木寒雲伴此身  
只倚藜根作詩本肯分秋色與騷人  
心源落落故難合筆勢翩翩想

絕倫記取灤梁斷金語三山好處要傳真

因蹈元看竹了軒因用去年方字韻作此

淇澳渭川那復夢而今天遣出南方要觀大節須霜  
雪莫說此君無肺腸照水形容殊不惡臨風言語一  
何長山僧豈識留連意千里故人逢異鄉

和德粹三絕

平生樂事在三餘不管梧陰過玉除絕尾忽參菱締  
句風塵今日正愁予  
心賞南樓一味涼波光山影上藜牀莫言休國非吾  
事好夢不能千里長

事好夢不能千里長  
未坐他年百尺樓浮雲身上且悠悠  
眼高四海騎鯨客不見長安亦解愁

三山次潘靜之升書記韻

客路那知歲月長  
掀眉一笑蕊蕩房  
且傾徐邈聖賢酒  
不問陳登上下牀  
雲影翻空迷海嶠  
秋聲隨夢到江鄉  
明朝各聽船窓雨  
猶憶枯碁戰四郎

邈書寄出與李知哲唱和詩次韻

邂逅招提頓客輶  
十年塵土且休休  
三人月下從渠便  
二老風流到我不  
南北只今無好語  
山川如許更悲秋  
故應賸作鏘金句  
莫羨群兒萬戶侯

老兵種菊以詩謝之

疏畦雨徑策勲時  
徙種隣牆菊兩枝  
九日無人過朱  
放十分舉酒酌  
王尼花裁梨玉  
秋風健香近龍  
涎曉夢知負口  
不應還負眼長  
鑿煩尔鎮相隨

鄭德予同遊桃花山次韻

江村卜築路斜斜  
模寫癯仙四壁家  
聞道讀書忘肉  
味不緣避世宿  
桃花青山自作  
千年調白眼空  
驚一望賒欲買  
雞豚投近社烟  
叢雨笠寄生涯

春紅萬樹抱山斜  
落落真源自一家  
雲起坐中疑有  
雨酒行杯面恐  
飛花塵緣未斷  
心雖勝他日重  
來約

尚賒畧情淵明記遺事武陵今不在天涯

九日與客語慨然有廬山之興

九日黃花笑白頭分將牢落付林丘半川暝色聊償  
夢別領秋聲旋寄愁江國經年成浪語匡廬入手是  
真休未能免俗須登陟睨視元龍百尺樓

草堂諸陳同遊崧山精舍晃仲携琴先歸用

壁間韻

來伴秋風十日閑筆端久已識波瀾煩君一醉雙風  
月乞與兒曹白眼看

破塵妙語慰畸人鶴緣深衣雨墊巾獨自抱琴山下

去石橋月色為誰新

三山次鄭德予韻

日脚微明雨脚疎誰將雲夢賦相如西南山好君知  
不一見全勝讀異書

何日歸舟片葉輕白鷗相伴羶微鳴只應潮打蓬窓  
處已作離騷一半清

次韻梅花兩絕句

一月尤溪烟雨濃玉梅渾作玉人逢江南他日摘香  
處莫忘雲間雙髻峯

清淺響環遠故墻一身將影理殘妝西施俗處無人

見冷落吳宮溪水香

清淺學環遠故牆一身將影理殘妝西施俗處無人

見冷落吳宮溪水香

徐彥猷以仇池詩句為韻作詩十四章見示

答之

徐侯筆下波濤寬新詩示我清且閑誰能辛苦學飯  
顆格轍已到元和間春寒十日不出戶坐想江柳分  
烟鬢東坡老仙有奇句析韻琢句光爛斑疾雷一洗  
牛蟻鬧羯鼓畧驚桃李頑周郎知音亦已久仲車着  
語誰當刪大詔六鈞古稱重汝自力弱無由彎胡為  
坎坎事唾點今古可笑兒童孱鄉關春物入意匠水  
光花氣相回環莫嫌衆口亂如沸當見三耳生其顏

嗟吾和詩雖已晚識君妙意存高山告君詩妙須飲

酒社甕一醉寧當慳彦猷戒酒常云入吾詩好即飲酒

寓居南軒

雲氣披猖月意孤冬青倒影上庭隅燈橫老薺蛾方

去書掩新芸蠹已無一世盡知關魯酒十年不擬歎

齊竿支頤坐覺踈星沒獨扣龍頭瀉酪奴然五味

答戲昭文梅花

臘到方留此日寒雨多未覺過雲殘共驚臺柳葱葱

去獨抱園花細細看洗面不勞千點雪薰衣剝破一

分檀詩人窮苦誰料理只倚東風酒量寬

乙丑臘月十七日立春



分擅詩人窮苦誰料理只倚東風酒量寬

乙丑臘月十七日立春

自數今年臘天饒半月春酒船欺白首桃壓笑青唇

避地踈同隊一作黨逢人試問津傷心穿豺虎未肯盡

奔秦鱗南山收宿雨

書

延平道中

一溪春漲午晴初日透波光綠浸裾却憶孤山山下

路石橋清澈看叉魚

江

雲間三十六峯高北望思歸夢亦勞來客雙峯莫相

笑少低吾眼為兒曹

浙

舟次鼇湖阻水因由董山

山雨踈踈心又驚起  
瞻天色斗微明  
他年一枕江關  
夢知憶蓬窗此夜聲

館

一川黃濁寫崑崙  
苦恨南溪不盡吞  
三老亦知行意  
速時時挿竹記沙痕

書

拂拂朝霞到客舟  
苦疑雨意在鳴鳩  
好峯天半元相  
識且作僧牀挾策遊

夢好山晴曉不知  
船邊今日見鬚眉  
向來快寫崑崙  
地元有薰風綠盡時

向年舟自三山上  
延平和人韻兩絕

春江一月困楊舡  
醉夢無人與喚醒  
欲識故交金石

春江一月因楊舡醉夢無人與喚醒欲識故交金石

處相逢詩裏眼猶青

春風一夢收桃李雙燕不知愁絕時卧向蓬窻飽聽

雨無人識此是新詩

元英折惠袖花

白玉繁花五葉芳春風吹盡洞庭霜河西道眼分明

處識破此中知見香

乙丑除夜寓永興寄五二姪一首

殘臘避新正疾馳不可輕梅花相行色更以風雨送

傷哉綠林豪支派出章貢荐食今幾年金帛既充棟

王旅走山澤魄散失飢凍空聞米粟廉不救干戈痛

冥冥紙錢底千室羅盜甕祀先不暇嘗一夜驚入夢  
書生口擊賊自愧脫嘲弄經營華陽馬想像丹穴鳳  
融融聲教中焉得餘此衆由基執弧矢懸鼠何足中  
浮烟起南舍春事行倥傯桃寒強破蓋烏靜獨成哢  
詩情寫物色心匠與折衷章草簡阿戎溪頭試微諷  
僕自以四月十四日自延平歸所寓之南軒  
積雨陰濕體中不佳二十五日夜夢至一處  
流水被道色清絕若有欄檻而無屋宇有筆  
硯皆浸水中予驚問何地旁有應者曰此玉  
瀾堂也夢中欲取水中筆硯作詩詩未成而

覺意緒蕭蕭矣殆不類人世雞已一再鳴矣因

覺意緒蕭爽殆不類人世雞已一再鳴矣因

賦此

蘧蘧飛夢過雲鄉物色清輝眼界長閭闔未招金馬  
士蓬萊先立玉瀾堂千尋濯足衣裘冷六字哦詩筆  
硯香當與瑤池作同社紅巾青鳥兩相忘

贈周功崇

閩嶺浮沈二十年歸心日夜夢江天謾題甲乙煩君  
看若說功名只自憐造物小兒知薄相箇中老子已  
忘筌一筇聞作東南去豈欲求人左海邊

悼鄭彥繼書墓亭

蒼梧翠栢泣西風尺冢巍然宿草中寶劍何心求季  
子隻雞今日過橋公麟經有味人誰識鶴陣論功氣  
自雄欲拂蒼厓寫竒節陳琳檄手語言工

竹醉日懷故山

一室真容膝

彌一作不

何人客子猷土浮迎竹醉雲淨

對山羞無地青歸幌他年翠繞樓且從隣寺去烟雨

一作看沙鷗

繁暑

繁暑不可度病餘少見招投鄰借軒卧信手得書饒  
壽我藥雙笈驚人詩一瓢醒心憑雪鷺只恐日薰銷

壽我藥雙笈驚人詩一瓢醒心憑雪鷺只恐日薰銷

大食瓶

窳質謝天巧風輪出鬼謀入窰奔闕伯隨舶震陽侯  
獨鳥藏身穩雙虹繞腹流可克王會賦漆簡寫成周

春寒

人道春寒早繫舟楚山一夜雨瀏瀏此生削跡江邊  
路嫩綠紛紅只自愁

夏夜極涼

素簡父舜夜清風先戒秋稻深群蛤吠草暗一螢流  
舌在殊無計心空尚有求按圖尋分野楚尾見吾州

六月二十日

二十一日立秋

天涯明月見秋風錯莫誰驚碧樹空豈意楚山招隱  
處盡歸蜀客廣騷中釣魚聊爾針方直乞米茫然帖  
自工獨卧南軒聽南澗蠻花猶作杜鵑紅

尤溪縣之南李花千樹無一雜木春時嘗飲  
其中酒家小軒可愛不知何故不曾作詩追

賦二首明年修故事當書之壁間

橋外茅茨好相過問酒錢李花今若此白髮自茫然  
落日雲千步春風雪一川明朝記來處石澗響濺濺

又

見說小軒久無人喚我來直如春力快故遣客懷開



見說小軒久無人喚我來直如春力快故遣客懷開

玉立花千樹霞翻酒一盃江陵二月尾襟韻信難陪

春間小詩書趙園壁追錄之

柳態隨時秀花容近酒輕綠牕京洛語蓋抹早鶯聲

又

小語不知夕幽香無盡時影寒人欲醉明月照醅醪

又

自得春風信開懷待此花餘寒固艱棘今夕雪斜斜

又

夜月闌杯淺春風楚製輕故鄉空費夢來此聽谿聲

夜坐池上用簡齋韻

落日解衣無一事移牀臨水已三回斗沉北嶺魚方  
樂月過秋河鴈不來踈翠庭前供答話淺紅木末勸  
持盃明明獨對蒼華影莫上睢陽萬死臺

平津

西風扶病上江樓老眼淒迷一色秋帆影戛雲追斷  
鴈角聲吹月舞潛蚪栽培白業初無路點檢青山始  
欲愁左海此中纔咫尺何年烟雨解扁舟

九日與數客登善福院之絕頂晚飲茗飲閣  
予以病先歸賦十二韻

風日迫佳節一川秋意昏臨高分石磴却立數煙村

風日迫佳節一川秋意昏臨高分石磴却立數煙村

楚製隨雲物蠻花照酒痕龍山嗟未久藍水想空存  
鴻鴈頻收唳茱萸幾斷魂拍肩尋熟路登閣換餘樽  
鍾梵規繩閣親朋笑語溫加籩携海嶠聞笛憶鄉園  
夢記南柯守兵看左角奔詩凡羞晉宋髮短任乾坤  
汝輩禪心起今生道眼渾不知東嶂外灩灩湧金盆

秋日

鳴鵑初歇樹猶陰黃菊紅榴色轉深管領秋風有今  
日留仙群稱辟寒金

簸弄天風髮彩涼西河一笑問吳剛借君玉斧煩輕  
手留取箇中秋影香

山靜溪回樹綠晴鷺群點點雪分明影沉寒水初無  
意只是魚兒獨自驚

葵道人之三山

君家雙峯下祝髮事香火豈無遠遊志因此萬山裏  
坐閱腰包中未接話已墮翩然問知津九仙入風柁  
冥冥荔枝浦華屋紛破礮邂逅儻逢渠周旋寧作我  
閉門造車語雖陋佛所可他年笑相視此計無乃左

次嶺上壁間韻

雲卧雙峯祗對亭黃塵縈拂玉梅驚春風一棹歸來  
早誰作窓間擁鼻聲

早誰作窓間擁鼻聲

春風

一舉造物手萬生和氣中  
酒邊排雪意詩裏要春風  
了了誰孤起滔滔我即空  
試詢三世事猶有讀書功

折山道中六言寄溲翠道人

折山有路可上他日雲巖  
萬家用處何曾觸石一禪  
指頂天涯

雲暖網橫危磴日沉舟泊  
平沙欸乃一聲歸去炊烟  
遙起蘆花

牛卧黃茅岡底鷺歸紅葉  
村邊可是太平無象溪橋  
醉舞華顛

玉梅無意相惱  
嗾人烟雨踈踈  
擬寫箇字妙處  
語煩不到西湖

草枯蟲躍驚響  
溪靜魚行閃光  
只麼時時管帶  
可須細細商量

既有女名靈照  
何妨自作維摩  
要見諸天辦供  
問他風月山河

寄龔十三

支願獨揖北窓  
風怪事從今咄  
咄空簡策不知  
春色晚山川渾  
落戰塵中花飄  
茵席三生淨草  
入池塘一句工  
想見楚龔懷我  
處扁舟遨蕩夕  
陽紅

句工想見楚龔懷我處扁舟  
遶蕩夕陽紅

穀雨

大點紛林際  
虛簷寫夢中  
明朝知穀雨  
無策禁花風  
石渚收機巧  
烟蓑建事功  
越禽牢閉口  
吾道寄天公

礪叟書云牡丹醱醺已盡胡不歸

客次驚衰白  
歸期先牡丹  
空枝兼病力  
啼鳥問愁端  
平日長相憶  
東風忍不看  
冰容亦零落  
唯是有春寒

姚大本以李義山詩韻作詩題  
息軒繼作

隱几心疑水  
携盃影照山  
六窓開畔岸  
一榻掃中間  
栢子方饒舌  
花枝忽解顏  
定餘牛自牧  
夢起蝶相關  
閭闔初無路  
蓬萊別有班  
藏舟知夜失  
面壁竟西還

老矣從他笑公乎伴我閑  
體坤詩更好分寸許躋攀  
書報國壁向年寓學於此  
嘗見虹下飲溪中

復聞子規

昔與春風來此時携書齷齷  
伴兒嬉山晴欄楯投雌  
霓身病林巒號子規短髮  
蕭蕭吹易盡長江滾滾去  
何之欲追舊事無言說更  
作三生石上期

蓋竹與陳和仲昆季

玉樹成群不可攀謾將牢  
落待蒼山五年分手河梁  
外一夕連牀風雨間梅益  
凌寒春欲動酒杯無力病  
相關朱陳自古同鄉社更  
約青雲作往還

寄高夢肇



寄夢肇

滄海橫流無處安只今且作夢中看豈須遊戲兩蝸  
角收此微茫一彈丸老境懷人山宛轉春風着物髮  
摧殘窮愁似與詩增氣嚼雪敲冰字字寒

辛酉五月望簡陳和仲

秀出雪峯一千衆挽回廬阜三十年赤烏白馬吐傑  
句黃花翠竹通幽禪竺師不假報文度鑿齒本自知  
彌天可憐烏石嶺下路榕葉炯炯凝雲烟

用東坡武昌寒溪韻三篇 同楊良翰

漫郎古邑埋蒿萊五柳合抱何人栽浯溪未作天寶

頌爽氣已壓南昌梅蘇公鄧公先後到一時玉立高  
嵬嵬扁舟載酒渡江水千山軟翠昏樓臺窪尊抔飲  
追太古雲荒石老無紛埃歸來玉署念赤壁側身西  
望銀濤堆英辭傑句相震發尚記野鳥窺空壘只今  
却數未百載蟲篆想見留巖隈中原臙腥雜夷夏淮  
北城壘生莓苔公乎天與濟世具曷不手引梟鸞開  
空遺筆力配元祐頓覺紙上千軍摧禁中頗牧知在  
卽號令前日頌風雷丹青元向大羽出貂蟬要自兜  
鍪來數公文字雖勝絕莫使變作離騷哀  
東坡謫官未放回桃花不繫玄都栽機牙愛觸造物

東坡謫官未放回桃花不繫玄都栽機牙愛觸造物

手五見江雨肥江梅扁舟一笑凌浩渺瘦筇結伴登

崔嵬窪尊故事逢浪容烏篆真迹追浯臺

次山有浯臺銘見六

集漂流長有北闕夢邂逅果踏東華埃玉堂夜直對

同舍金燭照座花成堆帝觴雨露澆舌本忽憶樊口

傾山壘聯詩共刻醉眠處至今寶氣蟠巖隈關西夫

子獨好事掖垣行卽吟蒼苔斯文突過元祐上已覺

萬丈光芒開臨風弔客感赤壁公瑾孟德俱彫摧英

雄割據亦兒戲安用七筋驚蛟雷東坡羽化不復返

浪容何日成歸來鸚鵡洲前舊時路寒被荒葦令人

哀

故園山水真竒哉三徑蘭菊當年栽自嗟流浪不知  
返江城曉角愁吹梅詩書邀我忽半世車轂前却連  
崔嵬試尋夷路到聖處馬力已竭煩輿臺去天尺五  
吐傑句孔丘盜跖俱塵埃坐疑蓬島尋文尔扁舟徑  
入浮雲堆肩摩嵇向挽焦賀欲倒瀛海為尊壘夢中  
失脚在何許千里閩越天南隈隻身形影自相弔俯  
仰馬鬣迷青苔蘭階彫謝知葉落荆樹慘淡無花開  
向來愚公不自度一手欲以太華摧那知天目山頂  
露兒啼下眎雲間雷華亭黃耳竟安在遼東白鶴還  
飛來終尋三十六峯去要假聶許平餘哀

飛來終尋三十六峯去要假聶聶許平餘哀

感事

大弓竊陽氏神鼎淪泗淵何須識微士周魯必不全  
武庫一朝火斬蛇逐飛烟傷心睨前事氏虜定紛然

又

山川非晉土悲泣効楚囚一語強自慰淒迷望神州  
刺史下荆水司農來石頭土園管夷吾過計非私憂

元規負康濟徒手嬰群雄兵從歷陽來無地逃姦鋒  
誰乎死社稷千載一卞公英風與義氣建立成江東

雪梅各一首

去年雪欺客平地一尺深謝遣東閣花那顧西牀琴  
故人初不知屋側乃見尋悠然振永起誰復明此心  
寒梅卧烟雨山澤有竒氣玄龍扶翼之月袂攬雲纒  
先生九疑仙心識真筌秘裁詩作花骨瘦淨乃可貴

道中

疾憂勸征行金火方抵梧宵分餉群僕乘月問前路  
小兒何自至檝我陳洲渡暗浪擊層崖平沙起驚鷺  
莽蒼川花開莫蒙山氣聚物情豈不嘉悶滯非所遇  
鈴語出林表風期呼我住尋幽本素志觸熱詠嘉句

沈昇高深復覺青景駐誰云適所願永乏濟世具

午枕得高深復覺清景駐誰云適所願永乏濟世具  
以茲一夢頃可况百年遇咄哉郭氏子破甑尚欲顧

自作挽歌辭

憂幽坐南軒萬壑取我囚疾雷且不聞焉知草蟲愁  
強顏理編簡閱世如東流滔滔竟不返誰復操戈矛  
天涯念孤姪携母依諸劉書來話悲辛心往形輒留  
先塋託仙峯山僧掃梧楸二女隨母住外翁今白頭  
伯氏尚書郎名字騰九州仲兄中武舉氣欲無恙酋  
棣華一朝集荆樹三枝稠堂堂相繼去遺我歸山丘  
漆園夢方覺白衣雲正浮憑陵若蹈空何處停華輈

故鄉豈不懷一作戀屋食良一作亦易謀自我識廢興於

天無怨尤平生喜聞詩此詩當挽謳不須生芻奠君

從二兄游一作漆園一作蓬蓬白衣一作初浮

書

圖

江

浙

玉瀾集終



英偉豪傑之士生必有所自來故  
其亡也決不泯與草木俱腐觀  
玉瀾先生之集顧不異哉夫得則  
喜失則悲有所不平則怨刺此詩  
人之情也惟深於道者不然無入  
而不自得先生近之先生少有軼  
才自負其長不肯隨俗俯仰厄窮

蹉跎有人所難堪而其節愈厲其  
氣益高其詩間暇畧不見悲傷憔  
悴之態其視富貴利達真糝糠土  
苴爾春風一篇雍容廣大有聖門  
舞雩氣象感事三篇慨然見經世  
之志自作挽歌詞齊得喪一死生  
直欲友淵明於千載至所謂自我

識興廢於天無怨尤非深於道者  
能如是乎嗚呼以先生之才使其  
作於聲詩薦之郊廟發其所蘊措  
諸事業何愧古人百不一售使後  
世所以知公者獨此數十詩而已  
悲夫先生有兄曰韋齋白首郎潛  
不究大用人以為恨其詩凌厲高

古有建安七子之風常齋之子南  
康史君今又以道學倡其詩源遠  
而流長信矣哉淳熙辛丑仲春望  
日梁谿尤袤敬跋



承乏吳邑嘗手錄常齋  
先生集若干卷而訛闕無  
所于考比倅新安謂文公  
于紫陽書院紫陽常齋舊  
遊地也因舉其故通守睢  
陽陳侯性之乃出是編與

其弟玉瀾集一卷爰正所  
 錄本并刻之嗚呼是書始  
 行於南康再行於旌德今  
 不傳久矣新安為常齋里  
 居而後學之仕於其地歆  
 徵文獻固不可無是書歆

溯本源尤不可無是書况  
有裨於風化願見而不可  
得者則是書信不可無也  
若夫先生父子昆弟家學  
之相授受序跋郡乘已載  
願末復何言

弘治癸亥春二月既望任

立鄭璠謹題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11001101510



浙江圖書館

八〇

本

1

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0196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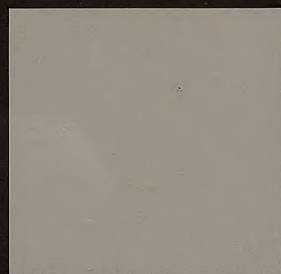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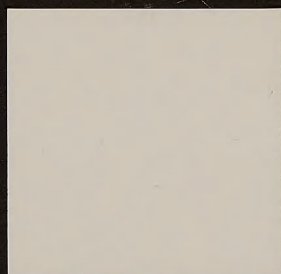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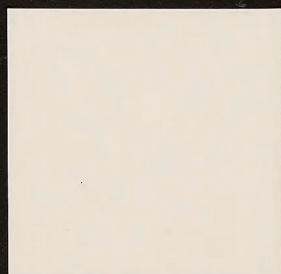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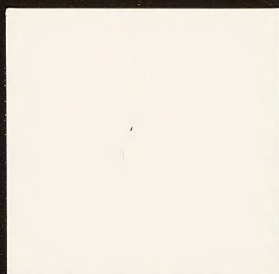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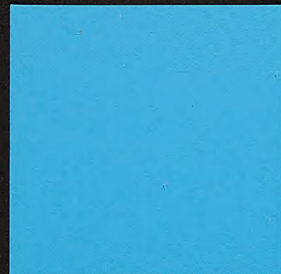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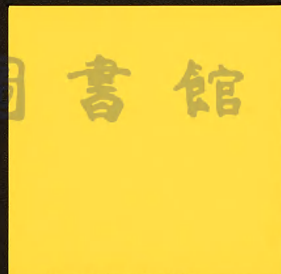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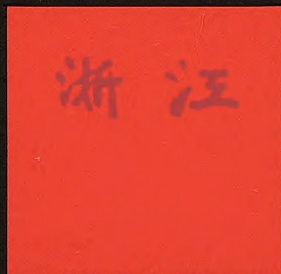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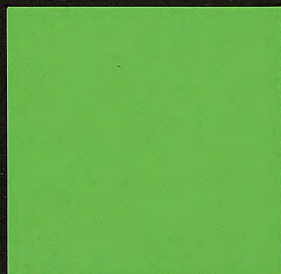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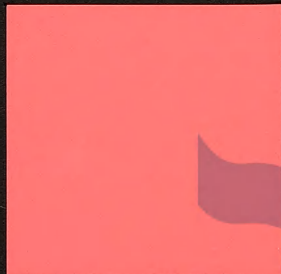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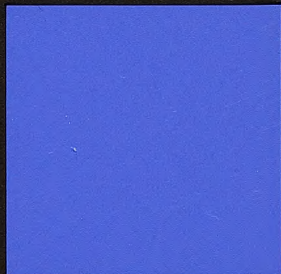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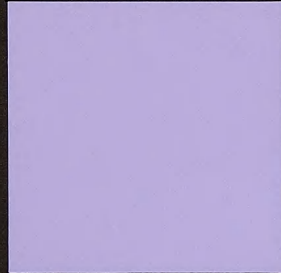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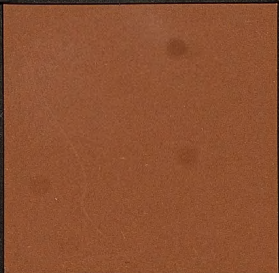
一九 年 月 日

八〇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